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八

藝文十四

碑記

皇清王鐸嵩山中嶽廟萬聖閣碑記

蓋天樞廣運山

地基篤崇樓閣肇諸禮之勝銀臺金闕駕霄漢巨
齊瞻瑤室玉都簇虹蜺而直上乎閩崑丘之府井
斧呈紀之元真宰福人晷刻錫祉斯則靈壇芬席
惟譔無災丹篆未章恒願香殿星辰日月風霧露
霜春夏秋冬雨暘寒燠咸資始道之父普匝覆物
之心不為宓于陰陽實肆赦于凶悔作惡惟日不
足黑簿烟朕修吉與時偕行黃書懍若應埒桴鼓
響替霹靂雷毛髮汗流髓骨神察三者幾多生拜木
脫者幾何人萬人萬八千歲葆光陰臨者幾多世
烏巽其奇偶而乘除蚌蜃珠與盈虛而生死使
非神思尊其君長誓李制其流飛孰為運世免其
枯離網紀餘其狂相高迓鸞組廣集此輿熊熊鬼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一

魂陟陳降降籠萬里之赤炁瘞埋而昭祠招乙夜
之青祥窟宅而顯赫是故棲真于峻嶠妥聖於崆
峒不第奠山經聲琅函蕊彩吞棋示異谷松增齡
乃若兩室者造化為之偃藏靈谷為之啟處縱觀
黃蓋堪建層臺金勝所存城關控煙巒之致瓌房
所鎮輪奐拓跡聽之津九埒齊來入篆畢著隱鄉
福地鳳級龍階箕山峙其南宙廟奠其內爾其盤
星跨險列嶂羅幽瞳矚之所噓吹濂霰之所抱倚
分鏡修堞施鈎圓岡貝樹熠而繁射金艸茂而多
色飛泉瀑溜沐浴崩崖紫石盤藤肘腋丘壑雲璈
奏而緜山峇晨鐘鳴而潁水狂地號積刑畫樹要
春于不萎谿稱牝牡錦嶺嘶風于香根上葛則天
門歛開下滾則堅軸陟立右掄則丹梯坐臂左織
則桂無匝腰莫不縹緲香火之間締結塵環之表
化人雜杏半於寓區怪物撒坑伏於吳極經峰寶
峒茵蓋於重重斜陞危巔縱橫而漠漠清微碧滂
穹闕寥陽物換星移何止一朝一夕水流花謝不
知幾世幾季燕麥兔葵洞砂石膽歸魚扇蝠面
采身一切孳育於峭風濤嘯於歲月凄涼廟後種
桃道士碧腮寒眺鳴山圍棟藥羽裳丹竈冷床頭



古劍難刮黃金石上孤琴空彈白雪士女墜歎庭
隘而瑤像無彈鼠鴟悲棲苔淡而石礎半塌故蒼
氣未團黃屋紅雲不捧玉皇神匪來棲事寡冥護
頃者國家鼎熾海寓變調葉孫焚燒鴟壺怒以亂
沚濟源刀戟張螳臂以紛紅血飛歐窶憫哭巢巖
未得盡壹滄水之憲徒聿遠駭肉籬之兇因知感
目顰眉哮天踞斗威稜千秋之鉅運緒三聖之弘機不
觀賈公孰破兕佛攝始覺黔羸昭昂欲耀乎三百六
十五之度躔軒轅拯收應扶乎九萬一千餘之里
土况茲山角亢壽次甘石經詳羣象麗其高參入
柱燁而截薛既盛禱以銅物亦臣水而妾金唐堯
升中周穆薦止彤宮綺戶宜負其高低疊觀復亭
需繕其體勢青嶂反照畫拱相臨綠嶂懸壘刻篆
間出豐隆前導望排礦而變奔列欽旁周延駕軒
而鳥聆千香絡樹空送鈞樂之曹九乳聲鏞儀翔
鐵官之莖喝暉以嚴祗架燔壁以饗奏章納世間
臧否之修三戶無匪行寥闕衰斧之舉六丁克巡
茂實以麒麟為種太白以鷄鵲褒觀射的鸞鶴登
之巍峩鋪旗旋旒敞而洩溢夫積翠壘峙登者消

乎咎裁立隼崎嶇禱者馴乎老壽月生危角可挂
新幡之文磬響東岑益煥舊刹之采若乃凡在曲
岬座日迴隈薦用節蒲網目瑣璫曳綉青詞之諷
疑增固鍵之華煎鹽明水之誠忽萃真人之會顧
聽卑者居不言而善應輸惻者隨所欲而必從舞
靈衣於鷗裾扣神鼓於琦袂何難生在五練破乃
重囚蓋燕寢清氳聿賴協力之助螭廊肅穎獲臻
陘築之成將見芙蓉巖鼎腹巖地雖不至寂寞灑
灑水菱鏡水暉精攸拭鏗芒翳翳于髮姨森森乎
肅足控篔乎火傘睥睨乎雜翹斥塞於千年之前
玲瓏于一旦之創總之阜闢翅斤遂依嶮以連榮
麓合爍煌竟倏桷而矯厲隣輕覆錦界壓吞珠珍
壘氛之搶攘淨却荒魁堞魁輟軍鎮之躡黠去
樹孽人妖珍林蔥菁香湖水之和折筇卷啣唔看
塘肢之秀週寧但燦彼丹青蓄彼恍慢刷茲銜銑
磕茲鐸欄正以虔愚慮以暇依邀烟鑿而祓被詎
髣髴玉山之伯仲允醜齷齪笠國之屠癩登無上燄
功化一切垢翫或謂州陵肆踐曾昏紀石於奔州
屨屨孔安亦傲鉢碑于峴首世道邳治五序循休
歲時禮恭百神受職庶幾墉猷行慶祚不終曆于

玄堂金字長苾芬可釋誕丁班琰作之頌曰中寓
與賁與區料地以薤秦燕開偉集督捷真高閣藝
幽明倉犯厥昏顯示蠹茲不庭虔鏞我曩玄天開
之賄以美利勿謂憺憺休日至光宅斯命自我
民視礪煥披拂琳瑯共祭峰瞻來色舜篠啣齊千
楣星懸四拱遐霽接燈窺壓瓊苑于衛人鬼翕欣
霧崖骨麗二熊伏伏煙室綠馭鑄鑄甯知龍蛇醒
瘵崖虎效肅援醜歛燭火映舩窪鑪泛縷斜周砌
聆密七寶攸如同灼玉女立侍如麻而演真訣誘
民無邪香來逃逃空散真花香赫道肆帝威無譁
物無札傷禾登構柳寒熱時誠淡裁泯嗟縈善倭
朕恂慄邇遐佻佻姚功與山
宋權虞城縣范侍御
爲家馨香保祐屹康藥涯

修城碑記

余稽古志虞舊距府治東北土城卑隘

汝澎湃之間歲苦頽圯明嘉靖十年詔徙庾于茲
焉然時和歲平固無浸泊之驚而積雨頽庾之患
猶是也萬曆壬子邑大司寇楊公率工修葺之嗣
是歲煩徭役司民瘼者不能無隱憂矣崇禎八年

河南道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乙亥秋余奉冊南征望故墟林莽間雉堞錯出人
曰此虞新甃城也余喜而登之見其臺隍峻浚農
括萬家乃浩然歎曰壯哉麗乎抑亦異矣夫兵燹
之後觸目皆殘破之區而虞獨完且壯麗異疇昔
此必有大功德主在時邑之士民折交誦於人
曰余邑之獨完而俾余得安茲土者賴此城城之
能守而致壯且麗者賴余邑直指使范公舉事之
始來甚悉乞余言鑄石以志不朽余聞修城之役
募銀千八百有奇僱工興役昧爽綜理然而工繁
財匱無何而甃告乏矣無何而役告通矣公除例
派外蠲家貲五千餘金無何而之通猶是矣公仍
折輦帶質簪珥復益千金以就大縮城修高二丈
二尺有奇長一千四百餘步樓堞弘敞翼如也女
牆逶迤森如也睥睨之隙置屢凡八十餘楹爲城
卒棲息奏角之所工興于孟夏之朔二日至是歲
重九日訖工嗚呼可謂神矣蓋緣公切劑勸勉有
不能者教之不逮者匡之瑕則匿之小有善則揚
之故堊者運斤成風引繩而汲者如貫魚野航短
棹運土石者如鱗次歡呼躡躍夙夜在公夫非公
運以才識恪以神明而能俾人忘勞苦遂速役如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四

此哉方其民之抱難色也孰為公懷而今則雞犬不驚間閭相接晝則含哺宵得寧寢其誰之力與余嘗謂道之起俗猶春霆之行空耳霆之初行也靡不慙然割然非有囑囑呢呢作怡愉可人之籟既而幽荻發蟄嘉條欣榮洩洩焉洋洋焉孳動和飽昔之殷然割然者皆化之士懷宣導氣氲之氣能不與俗而俱化者幾希矣惟善化者饒獨裕之才識道不計孤高位不泥隱見投至艱而獨裕而幹事而獨起臨大疑而獨斷惟欲歸福于民庶而不近名于厥躬余於斯識公能行道也方今財緡于上民瘠于下令申于民皆偷里焉求給予公帑若汲諸胥井焉當至艱衆疑之中而特立福民福國之矩事噫難矣先是寇薄城下公率縉紳袵佩及虞之齊民樹幟城上自著皂綈挾匕首蓐食露寢于斥埃之間發縱指示生擒賊數十人格殺之衆皆驚潰寇既退公復率衆曰寇狙狡如飄風因安弛脩可乎吾與子得安茲土者城之力也書云有脩無患城其大者與於是牘請於官易城以磚衆當此時訛訛有難色公獨投袂籌畫其間焦心毀顏揀民如痲治城郭如廬舍甫五月而功成亂

能靖之安能守之興起禮俗福民而禪于國家公之威烈為何如虞民之德公方世世無斃也哉昔詩人美召虎謂其能嗣祖德公系出宋文正公喬自縫掖至筮仕莫不符合先公事實數百年而下又見斯人在一邑則一邑安有天下則天下安矣豈獨於虞為一大功德主而已乎是役也申請為程公萬里董役為李公根深繕完為秘公業捷皆邑父母也公諱良彥字毅伯號濟略萬曆丙辰進士繇行人歷

亢得時重建開封府儒學碑記
昔人
監察御史云
州盛衰卜天下治亂豈非諸儒輩出人文秀上為

清

興中原定懷柔百神而文廟麗開封者湮塞不泯鞠為茂草牛羊散牧其側釋奠靡從紳衿失所飯依父老為之垂涕余撫象下車對之伍徊會開封守安福朱君謀之率所屬共襄其事悉欣然從之因各調休闢高敞地市材估值不數月告成中為大成殿後為啟聖祠前為名宦鄉賢祠又東為耕圃西為明倫堂堂後為尊經閣傍列四齋官署前為泮池門廡庖舍以次漸備瞻擗頂禮之餘揖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五

諸生而詢曰此舉再後不治可乎曰再後不治則
 梁木幾頽琴援無地又詢曰前此不治何居口前
 此不治緣拓構無資泰山徒仰起衰濟弱將于是
 乎在公讀中秘械樸充厯速舉盛典斯道不秦燕
 矣余曰不然聖人會人物于一心萬象異流而其
 體通古今于一息百王易世而人心道麗中天顯
 幽畢照不係廟之治不治也而人心有寄衣冠有
 歸者是息亂而懷治者所裨非輕迺余為經始而
 和者風應亦以見人心同注勞則思治之候也夫
 思樂之頌不後闕宮茲者城郭未繕官署未飭而
 亟為此舉急先務也昔禹新洪水孔子作春秋並
 昭千古而闢楊墨以正人心者後儒推原謂功不
 在禹下汴罹水患防圯多方尚無成績未能灑沈
 澹災而兩役並興非亟其欲也恐倫彝攸致滋害
 甚于洪水耳抑孔子設人也而有在茲之嘆惟開
 封東望微子故墟西邇文王演易續祖承父于此
 地倍為留連今煥然新之車服禮器不更深景仰
 之思乎余樂為之記工始于十一年之四月成于
 十二年之八月是役也始終經營者開封府知府
 朱之瑛協贊者同知胡鳳閣白方熙張爾翻劉愈

奇通判李如璧推官吳崇熹助役者祥符縣知縣
 孫如林等董匠者府學教授揚四瑞訓導杜致禧
 王觀生例得 薛所蘊餘濟河重接遂村水利碑記
 前書謹記

沁水出上黨謁辰山迤邐迤野王之枋口川巖蕩
 折波勢翁勺古人導以稅田不知助于何代自魏
 司馬孚表與河內水利蓋土人資以為歲久矣縱
 此陵谷移易又不知堙塞何時明萬曆庚子間河
 內令鳳翔大司馬袁公應泰創鑿廣濟洞渠而濟
 侯史公記事于水下數武亦繼鑿永利渠蓋與廣
 濟同其灌漑云然廣濟所暨為邑者四而水利南流
 分同二十餘計霑濡所暨為邑者四而水利南流
 不逾二十里迄于濟境而止何其功薄而被狹歟
 且其支流所注為渠僅二一渠東南逶迤至官莊
 入渙一渠南徑遂村東桃園入渙逕官莊者天啟
 辛酉間河內大衛孟縣曲弘等村士民接以為餘
 濟一渠涓涓幾何而上游者又復多所怙雨澤不
 及逮
 皇清丙戌五月偶偕姻婭司李楊君循如步至桃園
 若口見水自遂村來者奔放潏決建甌入渙濺雪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六

吼雷驚濤怒迅以為此何非斯民之命而委脂膏于逝波哉乃相與相厥形勢曰可折而北合之餘為揣揣爾余拈水矢心曰以餘干正有如此水衆乃欣欣有愉色走讀請之鄉先生銀臺段公侍御周公咸曰可而濟侯晉公孟侯傅公同蒞厥事傳侯且即投牒上官報可參鍾肇興于丙戌六月之六日斷手于丁亥某月之某日而餘濟只濤幾幾乎永利全浸矣先是患南雍村迤南墜汗下水勢不能軼而北詢之父老僉謂架橋渡水可利彼往余乃捐二百金建木梁以漕水並用價購民地若干畝為渠基由是逕南雍東流官莊北環楊中丞祖塋前為帶形滙之餘濟舊渠深廣倍之首大衛次小衛王亮躬萬為河內地其在孟境者則曲村弘道羅莊堯村吳家寨趙莊藥師蓋沐浴膏液者以及隣者濟之鄉先詰與諸子衿義民也主其事者晉侯傅侯而相度鼓舞以利濟我二邑者司李楊公之德為最宜壽貞珉以誌不忘晉侯諱承家山西洪洞人傅侯諱爾拭遼東蓋州人銀臺諱國

璋萬曆癸丑進士侍御諱維新萬曆己未進士司李諱挺生循如其字子衿義民則商生昌祚李生也
重修廣濟河渠碑記
 沁水自晉境折入濟源之

舊矣顧渠口初未審形勢之便易湮淤遂通塞不常時有廢興明萬曆庚子間大司馬鳳翔袁公應泰令河內相度水勢鑿石山為洞置閘可啟閉引水出洞口消滔汨汨東南流歷濟河溫武四縣界又數分支流以資灌溉名曰廣濟洞渠其役夫甚衆其慮始甚周其落成甚艱而其不濟乃甚溥其下又有利稔豐稔渠用濟廣濟之不及而膏腴壤幾盡境內土人即洞上劈石為祠有袁公像歲時伏臘走奉香火不衰至美之曰功不在禹下云越數十載渠漸淤塞水之消滔汨汨者僅存涓涓細流而澤不下究遇亢暘民動攘臂相爭日囂囂於庭而究無救於木稼之稿邑侯孫公目擊心傷曰沁水東注未少殺於昔也洞渠自在大司馬之蹟其可忽諸忍不似續坐視竭澤以為吾民憂列期集衆謀為疏濬之舉初有慮鳩工之難者曰或豪強之多梗也或因緣之為奸也或孱弱之偏困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七

也有一於此勞怨生焉功難俸就侯日否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其強者吾以公服之其奸者吾以明
 察之其愚而弱者吾以均恤之苟有利於斯人勞
 怨其奚辭工既肇庶民子來踴躍趨事無怠者強
 者奔命弱者心服猾者無所施其巧朴者無所愛
 其力自廣濟正渠以暨各支渠並利稔豐給諸渠
 咸濬深廣如舊式未三月而告成事永之涓涓細
 流者復滔滔汨汨如故浸漑之利大饒而邑用不
 爭邑紳王君玉汝來徵記余嘗稽三代井田之制
 方井之地廣四尺為溝十里之成廣八尺為澗百
 里之同廣二尋為滄故不言水利而田無不受溉
 者自秦開阡陌以後古制蕩然而歲事功成資於
 疏濬灌田之利為多單懷水利其所由來者遠鄴
 道元注水經引晋安平獻王司馬孚為魏野王典
 農郎將具表言枋口木門朽敗易以方石溉田滋
 廣唐貞元二年隴西公李元淳刺懷州開渠七十
 餘里史又稱温造為河陽節度使太和五年浚古
 秦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溉濟源河內温武陟四縣
 田為千頃可見枋口渠自秦有之字從木當時以
 木為渠口可馬獻王乃易之以石猶易堙淤至袁

欽

公鑿為洞功乃益大利乃益薄耳天下事往往振
 迅於剗始而後乃因循凌替故繼起之功貴焉夫
 枋口助於秦沿至於魏非司馬氏易以石則故渠
 不可問矣自魏迄唐渠將焉往而李隴西復以七
 十餘里著功由貞元二年至太和五年纔四十餘
 年間而温尚書又以開河顯唐史何歟豈非時通
 時塞疏導之功不在始作者下哉今鑿山開洞前
 有袁公不有公之力任疏濬則袁公之澤漸至淫
 沒故茲役也公於河內永利濟實大有功於袁公
 湖而上之雖司馬獻王李隴西温尚書至今存可
 也工甫竣侯適奉
 召徵試補天官郎邑人肖像祀公當不減袁公而
 不在禹下之頌又將追美前人哉工始於順治十
 五年十月初二日訖於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役夫
 三萬人侯名灝字淮一巳丑進士順天之大興人
 孟人薛所蘊受壓河內為氓實被公澤因為記而
 繫以詞曰謁戾之山沁水出焉層折蕩激歷險成
 川流徑野王噴射巉巖古人胥宇鑿渠通田枋口
 自秦遺跡蜿蜒木門易枋時有淤湮司馬爰興壘
 石為堅有唐續緒温李輝聯夫何歲久故址空傳

有美袁公洞天肇闢峭壁巖巖巨靈力擘鯨吸雷
動魚龍以宅翁匿支分爰及阡陌日居月諸漸憂
竭澤孫侯繼之疏淪有渚滔滔者流青青者委我
侯戾止其心孔憚貞珉載紀厥功於赫昉昉原罔
續禹

徐化成重修光州察院碑記

豫州處天下之

州之中光又汝之阨塞地猶腹心之有喉肩臂之
有指也襟河帶淮廣輪四達南則西陵元郡百粵
金碧東則壽春滁泗吳會颯越兩則宛雒荆襄三
巴秦晉北則夔門朝歌韓魏燕雲以及遐荒徼服
冠蓋輪蹄之屬置郵傳驛莫不假道其間至于上
臺行部使者觀風或攬轡而諮詢或駐節而咨與
時月之內殆無寧晷此光州察院之設其所繇來
遠矣亡何歲次乙亥流寇破南城蹂躪焚戮歲以
為常瘡痍之輩龔保殘息復鋒鏑聞闔填池隍公
北城在耳辛巳仲春北城復破毀闔闔填池隍公
署民舍悉付祖龍察院因之而就燬矣于時遺黎
吊影珠米難炊老稚殞乎溝中少壯逋之異域青
燐泣雨枯壁迷煙堯封禹奠之區寧堪作甌脫視
千恭遇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八

興朝定隅鏡意救寧起草木而維新闢乾坤於再造
然而劬勞在野戶口未盡復也劍刀作佩田疇未
盡易也癸庚是虞儲備未盡供也咕嗶在塾禮樂
未盡習也前之綰綬來者食春壤撫瘵民筋力坐
消于應酬精神半耗于催督國之庶政巨如墮遺
封樹之經邇如道巷門渠之程尚不遑餘力以辦
治之况郵亭傳舍欲返舊觀有不類築室而道謀
者詳矣余承乏茲土自戊子蒞治以來日鯁總以
弗勝厥任是思首為民圖策安集諭開墾招商旅
銷竿木浸假而賦役定徵徭均矣浸假而絃誦作
文物變矣既而葺兩城表丹樓如霞之觀管學官
後宗廟百官之美又為之芟荆汰莽鳩工庀材緣
故址而鼎新之繕以周垣樹以塞屏前為門三楹
儀門亞之中為堂五楹後堂如堂之制前後各翼
以廂最後為書房三楹重門洞開所以別內外資
遊息也是役也百工俱備三月告竣費不需用課
工不動里甲一鎰一鉄皆取于薄俸與鄉紳士庶
之捐助者合力成之余因是而重感于興廢之間
也人情當締搆之初生齒蕃息物力殷阜不難嘘
成雲而吸成雨往往有亟呼而緩應者况重建于

兵燹之後家繁蔓草戶若石田盼半菽為煎膏
粒粟為擊髓使非先之好義樂輸豈能值凋殘舉
大事而毅然恐後若此乎不
沈荃榮陽縣重修儒

學碑記 大梁之西北隅曰滎陽邑其地勢雄杰山
川鬱盤左廣右靈源放倉據其南黃河繞其北

始知為天下要害處也昔人有言其山嵯以巖其
人磊落而英多意必有倜儻奇拔之士生于其間

足以佐國而振民者乎乃入其邑其民則訴訴也
其士則莊莊也于是登夫子之廟堂瞻兩楹之几

杖睢梁既壯跋翼斯飛冠劍如新鍾簾不改余不
禁悚然以思慨焉以歎顧多士而告之曰爾儕至

今日始獲此寧宇也蓋中州自大寇肆虐非十族
墟小人盡赴水火君子半成猿鶴定鼎伊始士族

稍集而齋茅雜揉鸞臬共處乃至輿臺而襲子衿
冕錯得遊鄉校其詩禮發家沐猴而冠者又不勝

屈也數年以來次第芟夷薪蕪蔚起雖復人懷鼓
篋家擅鳴絃而泗濱無揖讓之壇稷下乏周游之

館顧瞻周道翰為茂草詩人所歎殆又甚焉爾多
士既獲此寧宇矣有堂擴如是即爾之澡身浴德

也周垣四維是即爾之峻宇堅操也重軒三階是
即爾之日升月恒也游焉息焉而義府有逍遙之

安舞焉戚焉而禮闈有翱翔之樂爾多士其毋忘
此寧宇庶日懋厥修以迄有成也哉于是邑令孟

君揖而進曰茲宇之是暨是奎也實下令倡之而
下令不敢尸之唯是一二僚友以暨縉紳大夫博

士弟子咸有力焉為殿五楹為祠三楹文昌始誓
兩廡乃構然後繚以高墉闔以重扉輪焉奐焉諸

美好備矣其經始也有靈臺之志故今庶人
新廟之孔碩形民之力而無厭敷之志故今庶人
忘黍離之哀而學士之于邁之樂用是拜手乞言
以光貞珉余告之曰絃歌之化始于武城文學之
興必由良牧昔重泉張樂而鸞鳥來遊鍾離修廟
而白璧告瑞詩書之化捷于桴鼓今滎陽以楚漢
交爭之地遂有鄒魯文物之風剛滿秀滿亦隨乎
善治者之維挽耳願子益勤于董訓俾榮土益無
懈于率從將吏治蒸蒸而土風日起豈獨榮人受
其福四鄰且勸仁焉余日望
張縉彥復修新鄉學

河南道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九

宮碑記

余嘗過闕里游孔林松檜蒼然車碾如在而人士彬彬以禮相進有古聖之遺風焉

及濟南謂泮宮肖像祭器皆上世制作蓋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也越二年抵里瞻先聖祠廟則儒

星門以內荒草塞廡堂廡傾圮暨正殿亦上漏下

濕不蔽風雨矣思念衛魯之邦素稱兄弟夫則却

過衛嘆其富庶又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返則却

鄙之墟有聖人之車塵馬足久矣記載既邈遺風

遂衰求其如鄒魯之鄉觀其禮而服其教習其器

而淑其澤步趨古先而風氣穆然不變不可得也

廣文楊君篤志古學慨然有興復之志欲全新櫩

楠爲士人倡始將謀之邑大夫與鄉先達及博士

弟子員其襄成之雖兵燹之餘時縮舉贏似有未

易然經之營之漸次改觀亦以云救也

今天子親政卽親視國學釋奠孔子且諭凡百有位

仕優則學以佐右文之治則緣飾文事以式仰止

亦達化維俗之盛心非徒輪奐觀美已也况吾鄉

人文蔚起科第聯翩車服禮器彬彬相進吾衛之

風竊願比之鄒魯之間也

河南通志

藝文卷之第四十八

十

貞觀中罷周公祀與主孔子後世因之益封殊禮

有加臨雍釋菜上丁報享公孤九列瞻舞於庭外

則藩臬暨州郡長吏齊宿度事凡御史大夫部使

者而下行部必謁月朔內而大司成率國子俊秀

外則郡邑長牧率博士弟子員羣然拜下視古昔

先王何其盛也余嘗讀大易曰君子教思無窮容

保民無疆夫天地生萬物聖人成之唐虞之世稷

播百穀契明人倫厥後皆有天下數百年然未以

萬世爲土也闕里之志斷自契始孔子曰某啟人

也豈非明教之功倡明唐虞之道三代之絕學其

賴民者無窮故食報無窮也

今皇帝定鼎崇儒術敦大道親幸太學釋奠先師將

以文經地義爲國家之本教則奉揚休明以輔佐

右文之治當自股肱大臣始嚴犖先生以少司農

泰定汝政事定故務穡重禮有先王風自豺虎肆

噬稷鋤棘矜丁壯鉅於鈞戟人十委瑣齷齪以求

死其高者竄心堅白同異迷陽卻曲爲險僻矯誣

之行首四民而爲禍階肝膈塗中原無底止先生

始至帛死傷問孰獨繕兵械拌水患隸韃韃前集各

殫其事决口批挑夫不厲其行前後上書當事敷

千言皆得報迺慨然曰襄樊未靖我當以舞干格
之于是檄郡縣髦士館以餼課以藝一時聞公名
者執經恐後于是披荆茨見廟貌之巋然僅存如
魯霽光者巧人能以時填乎詢故老舊藩實建其
地廟徙東廓今唐藩已舊制可復也公乃語郡守
相暨邑長吏及典兵者輸俸薪緡錢若干萬經始
于癸巳夏自興作以至廡門堅楹平城材無雜良
工無浮食民無詐勞將以務三時修五教以崇裡
表正吾徒整萬物而不爲戾也巳廟旣成公越千
里走一介命余爲記余思之自余入東土游闕里
見車服禮器登杏壇瞻孔林覽古榭羨璫慨思先
師聲容如或見之及涉汝渡泗齊魯鄒滕之郊諸
弟子或仕其地或退而修業遺言遺行故老猶能
言之卽異世而後如魯申公伏生高唐生守其師
說成一家經術高等去聖人之居如此其近若夫
方黃桐栢間東京以下將相挺出而先正原本正
學從祀廟庭者昌黎韓氏而外何寥寥必以舟志聖
人之道必得其門而入猶適越者必以舟適燕者
必以車也公以翼翼陶斯薰斯今日人士之舟車
也易之萃渙也以立廟夫禮散而不復樂湮而不

河南道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士

作渙莫大焉立廟者其有憂患乎異日揭鳧暉于
嵩河檠櫺星于中天如七十子之在齊魯鄒滕弗
論也寧無有秉道闢異如昌黎其人者千里而一
士若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接踵而至祧諸家
而祖孔子升堂入室寧惟是觀厥美哉教思無窮
而公伐鐘考鼓憲章百代真古大臣之風也哉戴
公諱明說字道然畿輔滄州人癸巳夏四月記

創建新鄉磚城碑記

皇帝嗣服十有二禩念疆圉
多故保民捍患修練儲備缺

一不可爲制善宣示海內先畿民次河北山東以
及梁楚川陝江南各有期會其時承平久郡邑土
垣短且圯遽易而甃咸謂非常之原頗難之所在
長吏持文書支吾莫敢先歲又大饑里中父老苦
征輸畏勞役動以爲言撫按藩臬諸使者馳檄如
雨下邑侯愀然起曰城所以衛民若罷民以城何
衛焉然無城亦無民也進邑中紳衿及大姓而正
告之天子誅寇孽不能執戈於役有財者自宜輸
委况固圉安宅亦自爲謀也於是向之動以爲言
者又咸自喜輸金錢粟米有差仍不足侯又捐俸

以佐之其金錢之出入以邑之紳衿主之而侯不與也經始于十二年之五月至九月而告竣廣延砲臺女牆足以示敵人而壯封域屹然為河朔雄區矣余京邸每閱省直報章修備一事誠如空谷足音聞此役也深嘉厚載之利新民保焉謂與城有太過人者矣古人云修障戩其我侯之謂與城枕衛水浮流而東侯今修壩壅水自西北周環蘇章曰趕趕武夫公侯干城有侯之和戢人民而被于上下無形之險真險也若夫無俾城壞勞役不已詩人憂之我侯憫焉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易之誨壽圖號青碑其時都御史李公仙風直指使高公名衡守巡道張公弘道等咸聖壽寺碑記自泰嘉惠區畫克底厥功敬為佈書得金神視以茶蔬而佛之名始入于中國非自成明帝始也列于云西方有化人其教不為而自成故化人者佛之所以為教也中庸曰動則變變則化化者聖人之所不易至而佛之所有事也自世

失其教于是立君以治之又立師儒以道之又設為詩書禮樂以董習之又立刑名科條以震懾之而人卒不忒于訓俗卒不底于善于是釋氏者流嚴入戒以救三途俾世人咸由戒以得定由定以得慧山河大地盡釋光明化成天下而不可指各于是佛之功德遍恒沙而佛刹亦遍恒沙矣小巢衛南雄鎮桑柘滿野雞犬相聞舊有聖壽寺極巍麗之觀創元大德中後以兵燹燬天順中修再燬萬曆中再重修至明季又燬順治四年檀越杜相典謂緇衣宗鳳戒行清正命主募化七年以文碑至齋房凡二十餘至十一年而告成將貞珉記之適余適浙過里宗鳳踵門以請余曰此佛化之最廣者也夫君之治威之而不從師儒之治勸之而不馴詩書禮樂刑名科條施之而不服而釋氏者流振錫持鉢乃能使千萬眾捐金出粟發大喜捨成大善果此非華面華心之明驗歟夫德及一鄉者化一鄉德及一國者化一國德及天下者化天下至于窮鄉下邑村夫野婦無不稽首傾心聞風而景從此佛化之所以大焉君與師儒不得不

借此以補政教之窮者也夫君子所遇者化帝王
中正顯若而下觀而化化者古聖帝明王尚難言
之今宗鳳所爲足以明佛之化又足以明宗鳳與
衆咸沐浴于化而又足以明宗鳳相典之足以使大
其爲功德願力顧可少與

口碑記

懷郡西南之水曰廣濟渠昉於漢由枋口分沁流灌百里而經制盡善則自明萬曆間袁大司馬始司馬令河內時驅民開山引水

易枋口爲石洞三年勞苦始告成計夫分水諸堰規畫制度固無不詳而永濟廣有兩堰爲尤詳蓋以廣有取小洞口於永濟河身分水是一渠兩分而永濟夫各一百有二廣有夫十一名半公田夫二名其統得水於廣濟渠者又止五尺七寸每月必有啟閉時刻俾其多寡之數相敵而無偏累之患耳司馬立法其不欲久行無毀於虛藩而去其哉乃一毀於強紳而濶其口再毀於虛藩而去其跡且折入夫各以爲口寔是袁司馬之欲必於千萬世者乃竟不能保於二暴之手矣舊制旣湮歷十餘年兩河之勞逸利害遂相去霄壤往歲冬邑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七

令孫復與疏濬淤泥上下得舊址復修之其意卽未必如袁司馬之取必於千萬世而亦以爲可稍及於數年何意發軔之日又爲強暴者毀余甫蒞懷永濟之士卽以是控余下其事於司河之仝別駕一訊再訊得其情並得其人治以罪而郡之賢者爰爲請寬其過止責令修闡折衷新舊夫數而以一尺七寸爲制越月告成功永濟之士請余爲文鐫石余曰是昔袁司馬之不能保於二暴者余敢必諸後世哉夫強暴之行代不乏人保無存乎肆如其某者乎雖然毀不毀存乎人不可毀存乎法余第爲不

朱之瑤重建開封府儒學碑記

古者建國

必立之學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後世之郡邑古五等國也豫於建侯稱中土焉開封爲歷代帝都前朝以迄

聖代於環豫稱省會焉泮宮非其所素有歟當不佞之瑤叩

命出守此邦求所謂釋菜

先師之堂而無復存俛就邑學告成焉蓋曩者寇氛水患此邦視域中禰尤烈稽於往籍開封府學

因元汴梁路學也元因宋國子監也處郡治東南隅再徙麗景門西北其規制宏壯方策侈之乃一旦與更沙魚鱉之生民銷沉不返吾儕幸際聖作之朝學古右文加意菁莪樂育之治職在師帥顧得因循陋略弗克推廣德意以崇起巽舍聚處自歲壬午迄茲以貢士之院則徙而河北以典學之司則徙而屬邑不聞欲荆棘來持橐而校舍毫之雋踰一星紀矣此邦造字之墓顏皇攸宅浚儀之吏鐸聖攸逢實爲萬世之教儒術之祖豈當之瑾躬承其地而敢弗耀於光明耶乃要領有三曰院貢舉曰署衡文曰建郡學雖然二者有待待河工之議息城垣之議修然後微有餘力獲還諸大吏所都居與盛典所有事惟建學則其首重矣於是上啟乎大中之丞亢公泊藩臬守巡監司各公而徧咨乎邦人之爲鄉衮爲元老爲子弟員遞指月祿合乎邦之捐助有差璫也傾素以赴因以倡諸僚屬咸起而和焉爰就河臺方公所相吉壤經營是始坐坎向離昭文明也殿東堂西就形勝也匠石奏能時日合吉若亡何而大成有殿殿後爲啟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古

聖祠明倫有堂堂後爲尊經閣下爲遊梁書院南則櫺星之門距半壁之池可十武鄉賢各官二祠在戟門前左右號舍在尊經閣堂左右庫厨庖湍靡弗具各齋官廨在殿旁射圃在殿迤東次第告成一遵盛時之制功垂竣會學使者有入郡掄貢之試不依理亟具贖往迎遂辱惠臨會大中丞亦時至兩公皆玉堂瀛彥瑤敬爲邦人士額手慶曰一紀而後文明之脉煥然聿興也嗣是典學有崇署比士有廣院春秋釋奠於斯宮各復其始用無媿夫矣藏修遊息有其區矣務有以輔藻休隆風規朝野遠無漸受業之先賢上克承作人之天聖主庶幾闡習悉消于逝水光明重揭于中天其惟爾邦人士勉乎哉臻而上焉以期乎復性衛道宗遊梁亞聖之學而配觀河神禹之功業有大中丞亢公之記言儼提耳而訓爾士矣工涓于甲午年四月某日訖于乙未年八月某日不佞應掌故生徒之求泚筆而序述梗概者如此繇大中丞而下姓字籍里捐祿之目逮及僚屬同心此邦李胤岳裾衿耆舊欣助名氏詳勒碣後誌不忘焉

重修太丘書院碑記

甘棠以人重也邑之西五里漢陳公寔祠在焉乃若建于

邑中比于學宮誦書明道人才于是蔚興一邑寔嘉穎之則太丘書院是也太丘書院始為陳公清靜訓道之所在縣治之後為太丘驛明且地寬年左公思明以為驛宜設于郊以迓使者且地寬裕馬可蕃蓄邑中地狹而促遂移驛而復建為書院爾時永二百年無甲榜是科胡公格誠遂捷焉嗣後鄉會每三四人歲久而廢崇禎二年丹陽賀公鼎來蒞斯邑進髦士而訓之曰吾欲于邑建立書院令諸生誦習其中月試而日課之乃求得太丘書院遺址擴而大之東西二十武南北五十武門以北東西各建五楹北則講堂五楹楹之東西各有廊而小堂之北有廊而大東西又各五楹北則又堂五楹堂之北藏書樓三楹列陳仲弓像于中弘麗高敞煥然巨觀也賀公以文學甲天下所簡拔士皆先後飛鳴為名卿碩輔童子穎秀者搜羅無遺隣邑來試者亦與焉學使者潘公曾紘乘藻鑑雅推重公凡所薦士無不前茅公又薦各邑童子七十二人皆列學宮余時廁名于中公不令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五

知也公之前二十年郡守鄭公三俊創書院于郡作人之盛後先輝映焉公擢大河口北道以直忤時歿于京公去後邑罹兵火巨室焚燬殆盡而書院巍然獨存豈非鬼神有以呵護之與即以是為三公之甘楊敬重修光武祠碑記余嘗上下古今索也亦宜漢世祖原其始起兵于春陵今之河東豫南即其處余不禁掩卷喟然嘆曰莫知其所以興與其所以抑何易也

今天子南慮中州為京師腹心重地而豫南一路最為中州南壁襟喉母分藩駐泉謬及敬敬兢兢奉璽書而旬釐茲豫南也攬轡觀風則見夫擁成阜阻商阪控襄漢聯關中西北去郡甫百里在漢為堵陽楚子跨險方城我

國朝仍名裕州係北上通津形勢之要甲于西南億保障哉河山千里誠用武之國乎因知光武之所以興與其所以王端在是矣蓋聞圖定霸王之略者得據地利為先着書光武起兵春陵志得地利也况鄧禹賈復馬武岑彭之儔一時隆生於豫附翼攀鱗地靈入傑千載一時是以一布衣而奮臂

疾呼不數年間破王尋收河北擲鞏拔首益子歸
降銅馬擊而淮西乎兇器除而張步歎三六重光
四七耀武奄有大物號曰東漢媲美西京帝業威
名赫赫在天壤其與也勃焉其王也忽焉理固然
者光武發跡豫南雖千古之下不必按紀而志卽
三歲稚兒亦能道光武遺事後爲美談今秋予方
塞帷堵陽諸卿士父老以光武祠宇重建狀聞余
竊謂光武祠宇不居豫郡龍飛之境不居高密鳳
伏之所而祀祠于裕州何也昔光武徵時經裕憇
息于此偶拔石不倒醴泉湧出後因卽泉爲井卽
井建宇額其宇曰光武祠歷五代宋元以來兵火
累經而廟址不改者以帝靈在天福鹿桑土無天
扎無旱淫有禱必應仁愛斯民之澤奕世不爽則
祿祠宇之修葺起建無怪乎樂于從事者津津猶
恐後也惟時董督任勞者則有某官某人贊襄布
置者則有某官某人經之營之攻之成之有不日告
竣者皆宛蔡卿大夫士民之力也噫何有焉宛蔡
卿大夫士民以記丐余今辭不果僅述其大槩如
此予不覺欣然曰今而後知光武之所以興與張
其所以王也勒負蠱願永柱祠右以垂不朽云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夫

大將軍瘞骨碑記

宛民自失橐栻而日受蠹木隙

曬就矣夫苟不知曬就則兵兵之盜賊盜賊之武
關西瞰淮水東流抑何時何地不爲鋒鏑陳牙而
方域負隅之肅聚出沒突入籬壁觀浩劫于中原
敢必南陽一角有今日哉

天

子曰嗟余指顧中原而莽戎聊定惟宛民殄滅此
離最深其簡鞠旅帥能肅戎行而養民者爲我蔽
南汝于是我奎翁大將軍乃應詔蒞政之日城無
完郭農無疆索民與寇狎若綴公室傾覆而有
可若寄夫以驚魂未定之民隸開國初設之鎮無
論無民卽有民躋足不下而大將軍曰國初傷喪
民氣未復吾先習民而後致力于盜盜與民分而
後兵出選鋒勳盜而民不傷此吾今日之軍政也
行之歷年而形格勢禁盜與民分再行之歷年而
民不知有兵如是者數歲其間批亢擣虛料敵應
變定南汝而屏襄漢者姑不暇舉卽傍河餘孽曠
矣復推功于有司而不肯自居此其度量爲何如
耶余嘗讀史每至吳起之猜忍殺謗已者三千人

武安君之陰賊坑趙降卒四十萬王威之安戮驍
貨其守西河拔上黨下巴蜀之助非不赫耀一時
而事後論定其君其臣又未嘗不薄其爲人也以
此論大將軍而大將軍抱活人之志見之軍功者
豈無狀而余獨表其掩骼一事者何也蓋掩骼王
政之有司不敢舉而大將軍舉之已出人意表及
訊之羽流曰大將軍初蒐于農隙見羈馱馬蹄間
捧蓬而過之罷晏而歸再獮于旣烝不但羈馱馬
蹄間而且塚多智井新鬼未藏而故鬼將出仍軟
罷晏蓋自是大將軍無日無念不欲翳死人而肉
白骨也柰白骨青苔破冢逆離不至冒京觀以失
實計無過閒人而又能自見其行者乃勝任乙酉冬
始得玄妙觀道士四人月給米八斗錢二千衣服
冬夏稱足于是四人者稔積之力填墓竇大小凡
若干期于仲冬廿七收衆骨卜地于觀之前開萬人
佛事施晚食嗚乎余備藩于此且經年時時與大
將軍相周旋茲叨陪卿二將別亦謂大將軍坐匡
林看弋綈袍日擊鮮饗士習騎射謹烽火門無賓
客不肯預政事有解律尤曹彬遺風而孰知其山

河南道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七

不槎藥澤不伐天魚禁鯢鮪歌長慶慶鳥翼敲卵
蟲舍蚬蛛先王種種不忍人之政皆充滿于大將
軍掩骼一事嗚呼此一事足傳矣乃勒之石以報
大將軍復推大將軍之意以作歌度羣骨大將軍
諱應祚遼東人歌曰古謂一將成功兮萬骨枯而
爲沙詎知慈纛之一麾兮屯蒙郭其有家白日兮
馬鬣黃泉兮天涯男耶女耶饑寒耶病耶有流矢
在白肉耶受將軍之度而咸利無爲啾啾在野而
嘯悲 戴明說南陽府儒學碑記 自昔郡縣皆有學
館化基重矣顧歲久而圯齋廡弗治游其下者踈然
有風雨荆棘之嗟僉曰伊守吏胡弗問或曰伊邦
人士胡不是勤禮樂崩潰子衿佛達無乃國有大
咎余以佐計謫叅藩政於宛南固楚豫間各鎮也
涓水環流紫山秀峙曩爲光武之所奮興武侯茅
廬之所寄跡各臣碩彥史不絕書佳氣鬱葱今古
如一迺余下車而肅瞻文廟在宛城外之東偏蔓
草殘礫堂楹將墮余顧而嗟進郡吏及博士弟子
員咨之咸曰學在城中以藩出邸因移郡學以拓
厥址兵興以來城郭官室靡不有災宣聖有霧乃

使寇陷弗入于俎豆今遺黎補集未暇絃歌且楚氛震隣民唯敵賦是供曷力以及膠序余謂非也自昔臨雍釋菜勒爲聖典漢高以馬上得天下納陸生之言喜文學明帝于戈甫定卽爲圜橋講誦之舉豈獨譽髦是厲兼寓弭亂銷兵之策今廟堂南顧用師非不撫髀歎乃親舉太學且日進文學諸臣而策試焉非舞干戢矢之意與適因唐藩廢址請于撫軍中丞公郡大夫率諸人士進言曰此舊學宮地也修與建費等移而建費亦等曷移之均肆厥力余曰善崇文古也復舊今也厲杰儲才豫也爰謀諸有事茲土者大將軍若諸分闈若郡若守令廣文以暨邦之薦紳先生博士弟子皆有助而以余爲倡自茲煦育人才鼓吹教化將以日月之光洗甲兵氣豈唯宛郡科名聿盛將菁茅溪桐之域有觀

邵光胤正學書院碑記

書院非古也古之教化而來崩稽者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七

則吾夫子始也宋興建四書院焉貴與謂州縣之學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主之教養之規後先相望往往過于州縣則自西書院始也至朱子白鹿洞書院其條約可傳風軌足繼繇其道高者可至聖賢下亦不失醇儒書院之制原于此矣後世士大夫好自立異每廣積生徒以師道自任各其堂曰某書院至土直成法倡爲渺論以矜炫俗士使後學靡然從之講習之室如聚訟焉當世所以爲厲禁也教學在有司士率旅而進旅而退視學舍若宮府視師儒等官長其別標言旨以爲教的甚且希心頓詰流入于禪悟其爲教虛而鮮効今以公解爲講習之區以長吏兼師儒之任簡多士之雋益進而教之則學無岐趨士不嚴禪兩去其弊而兼收其効教之善術也余初蒞息適前任李徐公得估值還官留爲公所諸生黃居中等其助成之祠右接學宮因以中廳爲明倫堂後後樓佛像別供禪室特祀河洛先儒程伯子叔子邵子及邵子文謝顯道尹彥明許平仲薛德溫曹正夫

崔子鍾何粹夫薛君采十二公以左右兩楹爲諸生問業之所時攻而月程之額曰正學夫教卽夫子之教也士卽學校之士也何以云正自教出于下商賜之徒各得其性之所近以爲學遂有執師說以行其意者而學有岐嚮矣夫子贊易曰庸言庸行子思子作中庸曰庸德庸言所以治教學而歸于正也道不外于人倫日用之間而訓習之久遂至于窮神知化循之則爲德軼之則爲邪三代之隆國無異教士無異學凡學術之淺深猶布帛有美惡菽粟有精粗分固差等而理無異同也自世有不學道之士而學道者遂自高其說以矜異于衆世亦從而異之正如舍布帛菽粟而侈言玉錦珍錯衆咸望而震焉學術之失正意或由于此也故正之以庸庸則常常則不異而學歸于正矣思孟而後惟河南二程子獨得其傳邵子多天挺之英先後其間並列六子之位猶萊散之于伊呂也自此理學漸南一傳而將樂再傳而建安而金谿自洛而淮而江則大淮之津固吾道一過峽處也謝尹程邵皆豫產德溫產晉而領薦鄢陵君采籍毫而系出偃師得並祠焉祠曰河洛正學明道

所自傳也今將以正之趙之肅云五德之運理固有之昔孔子言仁孟子言義張子以禮爲教而程子言敬敬固禮之主也朱子言格致而陽明王子言良知則屬于智矣智終始萬物原于周子之主靜學至今日則當言信矣仁者元氣也于四德無所不統義則秋肅並見焉禮敦踐履爲儒行之本非敬則禮罔所附矣智直見本體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體靜而用虛本以救禮之實使人少所持循故正之必以信信居四德之終而貫乎四德左氏曰信爲土土四序何所不有所以終乎四之用也故曰有諸己之爲信仁必實有其仁義必實有其義而後信民焉于禮智亦然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正之以信則禮無虛妄四德咸歸于正也士生千百世之後仁義之性道德之名亦旣聞之詳矣患在不實有諸己耳故始正之曰庸終正之曰信庸之德曰不易德不易所以爲信也學者童而習之究其精微固非一端所可各言也因叙夫諸儒言行本末而志其語于左以爲後學津梁嗣將布之使士之有志者得藉以見云爾

張天植重建遊梁書院碑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辛

記昔者三代之盛東庠西序黨訓塾術所以服習
 脯藩溷器具之畢周而又擇更老以為之師未
 不兼以養者也周衰學較或存或廢以孔子大聖
 而聚徒受業私相誦說游列國之間從者至數千
 人蓋所以佐教養之不足者其意遠矣孔子沒而
 孟軻氏獨得其傳太史公曰天下方務合縱連衡
 以攻伐為賢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所不合連衡
 而與其徒作孟子七篇其所首記者則在惠王三
 十五年至梁而不曰利曰仁義之說也仁義者非
 若異端所謂蹙蹙踉蹌而煦煦之子子之也所以
 正人心正風俗繼仲尼之絕學闢楊墨之邪說規
 諷時主覺悟來世者也然則其游於梁也豈與希
 志苟合博郊迎徹席云爾哉蓋教養之盛也胥正
 簡助合業合樂其事不得不出于上則謂之公教
 養之衰也負劍辟咷結駟傳食其事不得不出于
 下則謂之私然則孟子者重有所不得已也私也
 迺以今去其世幾二千年有所因沿建設尚尊崇
 其名號稱道其行蹟典不必請于朝而事猶繫之
 官司則今日者殆兼公與私而有之不廢者與游

梁書院者本故宋孟子祠而前朝直指桐城方公
 改稱書院者也為殿六楹題其門曰仁義迺而北
 建講堂亦如之顏曰性善其東與西各列舍凡十
 有八而又糾條屬捐美錫鬻祥符縣田若干畝歲
 入若干為生徒講讀資可謂甚善矣迺當衝濫
 潢潦之後井木湮刊即相國浮圖僅出地上尺許
 豈復有遺基廢瓦令人得指而識之曰遊梁書院
 者即欲問其名而故老蕩沒亦無有知之者矣余
 驅車其地慨焉傷之郡守朱君曰汴城修復朝議
 盈庭敢不竭蹶以圖顧事有本末勢有緩急城郭
 者譬之醜解而學校則腹心也比因緣大壞之餘
 游談剽誦中于士習懼人心風俗因緣大壞之餘
 心之病也急而救之孰有逾仁義者乎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昌黎云孟軻氏功不在禹下
 者此也而其說寔倡自見梁始今書院舊在郊外
 首宜移置學宮夫今所謂學宮者饌堂號舍皆各
 存寔亡也夫誠建書院于此有室有庖有廡有
 漏出入有所供膏火有所資伊諸生以時講習其
 中仁義性善之說充容于耳目之間而浸漑于詩
 書之際不數年而教化益彰人材益出豈特無其

病而將有其盛也哉於聞斯言而慨然其卽古者
教養之法雖出于私而寔在于公者乎其卽三代
之舊制孔孟之遺意兼而行之稍稍得存者乎朱
君仍鳩工庀木經營不日其規制雖稍廢于前而
爲法較密遂請于余得增博士弟子員科舉額若
而人且以孟子旣配食孔廟爲不設水焉禮也君
子謂是役也師古而不泥其迹創今而不害其因
既有當于朝廷興復之急圖而又聯合於聖賢傳
道之大指於乎一舉而數善備焉朱君之功誠不
小而余得從史以落成之亦可謂無負也已朱君
名之璫江西安福人 符應琦宋范文正公講院碑
例得書以刻之石

記 宋晏殊知應天宋之應天卽睢陽也召范文正
公請府學掌學以教諸弟子故睢陽有范文正公
講院焉明中季睢陽没于黃河城遷于北講院故
址不可得萬曆三十八年秋蒲城公三俊來守此
土因創于郡東城之內門之北建講堂三楹堂之
北建文昌樓樓之北文正祠三楹祠之北藏書樓
三楹自門以至藏書樓之東西各建號房二十楹
集九邑士之俊秀者肄業其中月有給取于學相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主

風雨不輟者六載以故宋之名公鉅卿多出其間
其後十七年而豫章萬公元吉司李于茲復修秋
浦鄭公之事課士復六載以故雪園人文之盛接
于三吳崇禎十五年講院毀于流寇西蜀丘公正
策來守葺而新之余于順治十五年承

簡命來司李因思虞書之命臯陶曰明于五刑以弼
五教是弼教乃明刑之首務也遂造斯堂集諸士
而課之一遵鄭公萬公之成規不敢殫墜因思范
文正公之在宋理學人品顯于後世而鄭公萬公
之在明氣節文章爲百世師致相符也柰以謗陋
承之敢曰繼三先生之後 劉之驥重修察院三司
庶幾嗣守成規于無墜云

碑記

自京師以達江南三千里以及吳越之區閩

王事出者反者蓋絡繹于宋馬而又中州諸上官來
巡於茲土者趾相錯也胥于公署焉是資勝國自
京師以達于江南陸則由山左水則由通滄河以
宋之陸道西紆而東遠且數百里也宋之公署所
迂送者不過中州諸上官來巡于茲土者耳
鼎革之初曹濮之間偷圍寇滋而山左陸道水道有

震驚之虞于是江南吳越閩陝之以
王事出者反者盡由于茲兵馬之盤息供億之煩興

百倍于勝國而宋當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
民逃竄舊有南察院布政按察兵備三司類垣敗

瓦荆榛滿日以故江南吳越閩陝之以
王事出者反者及中州諸上官之來巡于茲土者悉

擇民居以厝之或湫隘而不容或渙散而無制官
民逼處上與下交病馬順治十年春余以謫劣來

令于茲惻然憂之卽欲創建察院及三司然當流
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民逃竄而又兵馬盤息

供億煩興計工庀材將安出乎不得已仍暫擇民
居厝之而日夜勸墾闢招流徙節歲祿越二年而

南察院大堂五楹成又置東西各三楹以及儀門
周以垣墻而規模具矣越二年而察院之西隅布

政按察兵備三司中修一司而大堂五楹成而後
堂三楹成東西三楹門之外有屏有垣旁有郡守

之東西各有厨三楹門之外有屏有垣旁有郡守
邑宰之侯調上官者各三楹而規模具而且悉矣

此中一司也而左右兩司尚有待焉夫此二公署
也以之修于全勝之時兵火未加物力充物呼吸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可以猝辦以之修于流氛焚殺之後田畝荒蕪人
民逃竄而又兵馬盤息供億煩興之餘則憂憂乎

其難之故率數年之心力所構僅僅如此勒于石
以志地殘也民貧也物力之艱也非以志余勤也

侯方域重修書院碑記 順治八年燕山王公來守
以郡政所宜先者博士弟子對曰歸有范文正公

書院先太守鄭公嘗沿其意而創大之以儲歸之
材居有號舍贍有田課試有約行之旣久歸之名

公鉅卿接踵其間出爲當世用不絕而士風亦暮
感動涿厲烝烝以變今雖去而人之謳吟思慕鄭

公之澤者數十年不衰竊以爲佐
朝廷興道育賢郡國之政宜莫此爲大

公曰博士弟
子言是凡書院之爲舍者幾楹其侵而居之者幾
何家資餼之田幾區其官守因而入其租稅者幾

何年今坐何所其試士之期月幾日條約之議詳
而要者幾何具趣所司各以聞以付郡博士收而

掌焉蓋自鄭公去而書院之廢垂四十年公一朝
復之嗚呼偉矣博士弟子曰是不可以無記謹按
書院之設始于宋范文正公公爲諸生卽以天下

為已任其後參大政不以未竟厥施然所措置卒宏以遠卽如在歸有書院其隨地收拾人才之意是何可一日廢也范公往而繼之來守者不能識其意亦浸以沒滅矣歷宋而元而明至萬曆間始克有鄭公再舉行之當時事者猶被鄭公之澤至于今其遺老有能言鄭公時事者猶過書院仰首歛歎不忍輒去豈人情固習近而遺遠耶抑所以繼范公之遺緒於兵火喪亂之餘久而不墜者實鄭公力也然則鄭公之遺緒又豈不待後之人哉夫天下法制代有更變惟學校絃誦之事建國者卒無以易也書院之設與學校相表裏王化之本而菁莪棫樸之盛所自出是誠不可一日廢乃自范文正公以來上下千百餘年而其間之創而建建而興者僅公繼鄭公而垂永久則何以告于後之人俾克守之公曰博士弟子言是其勒石為碑而屬余為之記嗚呼余之望新遷顏魯公碑記宋於守是邦者又矣其何敢辭

舊有魯公碑蓋魯公所書八關齋會報德記也結構精妙創勒筆側爰考書契肇自皇初蒼頡而遷

鮮有篆隸逮夫會八體之情狀闢六藝之堂與王羲之一人而已而際世不辰靈蹟多淹當蕭丞訪落昭陵升遐方且弓劍陪玉匣之年風雨獲金墮之日蓋大寶於茲秘矣獨斯碑者雲蒸霞蔚筆旣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所謂坤輿之神奇歷千載如一日歟以故雖間有殘闕而軼致可尋海內自縉紳先生山林風雅之士兒者未嘗不歛歎稱歎購之惟恐不得也而兒童走卒或遊卧嬉戲其下亦從而拱揖跪拜肅然如見其人焉豈寒燐衰草荒祠斷碣頽足以移人性情耶抑魯公神明所係魂魄時來往其間有使之者而然也夫魯公名在旂嘗精感日月誰不知之而一厄於慮把再陷於李希烈當時魯不以爲重使魯公不以骨鯁處已方正忤人而徒矜矜於翰墨吾知其必爲一時所慕不爲一時所嫉也然則魯公之書豈非反以魯公之人掩哉而數千百年之後輒敬重愛惜山河之佳麗奸雄之氣焰魯不若拳石之孤鶩立之而不忍廢之廢之而復欲修之又何以說也八關齋去郡城南里許爲魯公碑舊立處毀之者就新築也歲在崇禎戊寅春齋之址築爲堞

下臨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張詡遷之請余爲記
歲在崇禎己卯夏高八尺橫八稜稜尺許凡八百
八十六字闕七十四

重修顏魯公碑亭碑記

宋公

入相之四年而莖其親以歸既畢事矣拄杖而遊
南城焉徘徊遠眺漠然大墟見其嶽嶽焉若人之
立其際疆項而不仆者顧謂其從者曰是何爲者
耶是非魯公之故植者碑耶夫向之高甍朱題與
濛光雉影侵薄而蕩漾者也吾幼與諸生肄業而
遊者也今老矣物之變態固至此乎吾將爲亭以
覆之閱月告成而命域爲之記域請于公曰公之
爲是亭也以魯公之人耶抑以其書耶夫魯公之
見厄于當時而直伸其志其視卿相王侯與其國
封邸第魯不若脫屣而何有于亭及其罵賊而死
從容斗鳥跡之遺哉抑公今者
此蚪斗鳥跡之遺哉抑公今者
天子之相也苟有所舉將觀而效之公故能書如以
爲娛悅之具蘇軾嘗曰翰墨之清虛其異於羣色
財賄之惑溺也特一間耳域聞古人大臣之佐其
君以有爲莫不勤懇於遠大之務汲汲而構造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五

而不遑於小技及其治定功成然後有所退託焉
以自適如謝安石之絲竹裴晉公之松雪亦其類
也今公意者以開創之業爲已畢歟而或借魯公
以激發天下之忠義長養天下之人材乃崇是亭
也夫天下大矣倘無如魯公者之神靈以往來昭
回於荒文斷碣之間是又蘇子所云深山大澤龍
亡而虎逝吾且見狐狸之晝遊而鰕鱖之羣舞也
公之意其爲是哉公曰子之言旨矣顧吾以爲少
而遊焉老而不能忘也嗚呼然則公之

桑芸張仲

景先生祠碑記

粵稽金匱玉函之書莫不口實仲
景先生先生

孝廉爲長沙太守後以醫名世人有知其繫者至
詢先生宅里丘墓鮮克詳焉前此紀載者略其良
二千石而以方技列之後之學者雖珍其篇以起
沉痾遵其術以擅專門而無操琴而見文王之貌
講易而宿王弼之塚者又何怪滄田陸谷理古蹟
于秦雲莽礫也然今之追慕古人與古之瞻靈今
人恒相求而問一相值俱有機緣分際焉如曹江
之祠因中郎而益彰蜀梵之剎逢潞公而始大維

一時風流雅尚而與洞庭傳書湯陰出鼎何以異也
也沮陽昔隸宛故先生故南陽人郡東高阜處其
老父傳爲先生墓與故宅洪武初有指揮郭雲作
其碑墓遂沒于耕牧越二百六十餘載爲崇禎戊
辰初夏有蘭陽馮應鰲者爲諸生時感寒疾幾殆
恍惚有神人黃衣金冠以手撫其體百節通活問
撫者爲誰神曰我漢長沙太守南陽張仲景也活
子千古奇事我有千古憾事盍爲我釋之南陽城
東四里許有祠祠後七十七步有墓歲久平蕪今
將鑿井其上封之惟子忽不見病良愈非夢也非
譚也是秋九月應鰲千里走南陽訪先生祠墓不
可得悵惘間謁三皇廟旁列古明醫內有衣冠鬚
眉與病中所見脗合者吹塵索壁間字果仲景像
也因步廟後求先生墓爲視縣丞鞠爲蔬圃矣具
道此中有古賢墓丞怪之並述病中奇異丞益怪
之應鰲紀石廟中而去後數年兵寇交訂鰲不復
來園丁掘井圃中文餘得石碣題曰漢長沙太守
醫聖張仲景墓是郭弁雖仆而猶僅存者此也碣
下有石洞幽窈聞風雷震撼聲懼而封之癸酉南
陽諸生應省試與應鰲遇言之甚悉又數年癸巳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三

應鰲謂選得昆陽司訓昆陽亦諫宛入郡過先生
墓雖封尚未能式廓兆域以酬風志嗚呼過先生拯
馮廣之于危病之際而不能解祝丞之惑顯風雷
于石穴之中而不能止畚鍤之鑿皆有機緣分際
焉并不鑿則碣不出碣不出則人信廣文祠中之
石不如信園丁隧道之碑獨數百年晦厄于郭指
揮而忽一旦感著于馮廣文象法任世亦有紀年
龍沙顯迹亦關運會所稱千古憾事亦千古奇事
洵不誣也宛府丞張君三異聞其事而奇之以長
沙棠憩孔適而又本支淵源任于宛爲地主表墓
修祠職也捐資糾義建祠三楹于墓後門庶垣階
悉備與城西諸葛廬相望遂爲宛中弔雉話則
馮廣文其介紹而張府丞其後起子雲哉當漢桓
靈時北寺擅權西園鬻爵有志者築坏而遁掃軌
而棲咸惴惴顧厨俊及之禍先生小試長沙退而
著書以垂後世蓋嘉惠斯民未見諸施行者寓于
消沚迤和爲萬世甦疲癯而濟仁壽豈非有所託
以成名而道固進于方技之外哉當時華佗服其
生處不可爲之際以治世之譜寓之于醫理張丞

鐘大有爲之時法壽世之心用之于治理千古知已又不止區區世系之同祠宇之築也祠成張君問記于余泚筆以紀顛

末時余分藩宛汝云 **江天清通許費邑侯墓道**

碑記 天地間偉人死不偶死不庸死大事也與兒

姓訣其死也端而雄仁義而神明則通許邑侯費

公其人與公于先朝令通許甫四十日而流賊以

萬衆猝薄城下公執矢登陴以捍凡數日無援至

公度不支乃屬邑之父老食且盡吏去矣徒效雕

陽以貽若屠無益也我生不能全若我死而若全

矣苟若全而我何惜哉且若全我死猶生也父老

留之不得皆泣數行下公從容刷笏端冕北拜辭

先帝訖懷篆躍入井中死之日爲崇禎十四年某

月也賊怖而義之壑以禮公尸面如生衣冠不亂兀

如也賊殮而葬我則可哭矣公寧樂爲賊葬者哉邑

人土德公活許數萬男女爲公縞素匝月改葬公

于鳳形岡至今春秋號涕享焉墓去城不數武巍

然道左過此者皆將識爲明許邑侯費公之墓余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八 五

承乏宛李以公謁過許馬脊與懷大戚戚于公乃陳性草祝拜公墓下固以梓眷實由景慕也蜡畢而許令公前而請曰公祠許名宦許人哭公詩章載誌矣曷碑諸而碑則惟余許以余悉公狀也公豫章之銘山人諱魯諱宇疇道先朝廷試第一拜相國諱宏謚文憲之從玄孫也家世傳臚者二成進士者六孝廉七淵源古學聯鑣膺仕者則公之父明經蔚庵公叔明經去非公也公以五經應崇禎拔選文章奇古然非公之事業也公之事業其在與許士大夫百姓爲訣之日乎而又其有謀余爲公圖歸葬者余應之曰與其高楓大槐子孫守之民氓無聞何如與許之百姓士大夫長黍血盤桓于棲風寒月之下百姓快而公亦快併過此者得拜稽爲公快哉時

上之卽位十有五年戊戌秋九月

藝文十五

銘

漢蔡邕陳寔墓碑銘

峩峩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
生抱寶懷珍如何穹昊既喪

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
鳥爰集于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太尉橋玄廟銘

光光烈考伊漢元公克明克哲實
敷實聰如淵之波如嶽之嵩威壯
號虎文繁雕龍撫柔疆垂遐士

率從敷教中夏五典攸通帝謂我
后朕嘉君功命君三事時亮天工
公拜稽首翼翼惟恭左右天子

祇厥勳庸庶績既熙黎民時雍下
謚寧八方和同不顯伊德作憲萬
邦朱公叔碑銘

歆惟忠文時惟朱父實天生德丕
承洪緒彌綸典

作允迪聖矩好是貞厲疾彼強禦
斷剛若仇柔亦不茹仍用明爰遵
難受侮帝曰休哉朕嘉乃功命汝
納言亂汝祖蹤父拜稽首翼翼惟
恭篤棊不忘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一

夙夜在公昊天不弔降茲殘殃不遺
一父俾屏我皇我皇悼心錫詔孔傷
位以益州贈之服章用刑

爨器宜昭遺光子
子孫孫永載寶藏

陳留太守胡碩碑銘

荷鸞懿德
令聞有彰

祇服其訓克構克堂孝思惟則文藝
丕光敦厚忠恕衆悅其良綏弱以仁
不云我強爰自登朝進退

以方見幾而作如鴻之翔乃位常伯
恪處左右兼掌虎賁禁戒允理邁茲
虛疴帝用悼止俾守陳留

庶篤其祉王人既詔景命不俟嗚呼
昊天臧我貞英士如何贖也命不自
己哀哉永傷萬年是紀

節先生范丹碑銘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
允迪德馨如淵之清如玉之素

潤之不濁涅之不汙用行思忠舍藏
思固伯彛是師史鮪是慕榮貧安賤
不慙窮連甘死善道遺名

之故身沒魯存休聲載路崔瑗張衡墓碑銘

於維張君資質懿
豐德茂材美高明

顯融焉所不學亦何不師盈科而進
成章乃達一物不知寔以為耻聞一
善言不勝其喜包羅品類

稟受無形酌焉不竭冲而後盈廩廩
其庶壺壺其幾膺數命世紹聖作師
苟華必實令德惟恭柔嘉

伊則孝友祗容允出茲茲維帝念功往才汝諸化
洽民離慙而不弔降此咎凶哲人其萎罔不時恫
紀于銘勒永終譽兮 **李允洛碑銘** 洛出熊耳東流
死而不朽芳烈著兮 經于洛邑玄龜赤宇漢符是
鄉萬乘終濟道舟為梁三都五岳貢篚萬方廣視
遠聽審任賢良元 **孟津碑銘** 洋洋河水赴宗于海
首昭明德類是康 舟乃往克殷大漢承緒懷附
黃函白神赤符以信昔在周武集會孟津魚入王
厥 **函谷關銘** 函谷險要襟帶喉咽尹從李老留作
珍 二篇孟嘗離秦奔驚東征夜造稽疑
諱以雞鳴范睢將入自盛以囊元鼎革移錯之新
安舍彼西阻東卽高原長壙重關閑固不踰簡易
易從與 乾合符

晉稽康阮籍墓銘 裴裴先生天挺無欲玄虛恬
山足胎胞造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喬岳頤
神大素簡邁世局澄之不清濁之不濁翺翔區外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二

遺棄流俗隱處巨室反貞
歸撲汪汪淵源邁跡圖錄

唐李觀周苛墓碑銘 龍戰未分崩雷洩雲雷奔雲
涕泣赤帝徘徊惟公在哉秉心慷慨處死不
改沈沈積寃千古奚言紀公光烈系史之闕 **盧藏**

用紀信墓碑銘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應皇祖兮卓
犖磊朗瑰詭倣儻奮威武兮虎鬪

龍戰扶危制變挫疆楚兮定霸興王身焚業昌得
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觀兮千載一振
闡幽作訓為代炬兮肇自三五聖凡同 **韓愈孔殳**
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于前古兮

墓碑銘 孔世冊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
其尚類也莫之與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孟郊墓碑銘 於戲貞曜維執不倚維出 **權德輿墓**
碑銘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徒秦嬴劉之間甘

泉始侯以及安丘詆訶洋屠皇極之扶貞孝
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

十而逝惟其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

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出入屏毘無黨無
讐舉世莫庇人所憚為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
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

皇甫湜韓愈墓碑銘

維天

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邦病此四
方維聖有文乖微歲于先生起之卓軼于前曠義
滂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巨年拔我章書經
絕大環啗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云何之悲

張說姚崇墓碑銘

源深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
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嶽瀆冥符

翊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刃攢
植文鋒迅驅纜安甲位印騁長途惟實惟有若虛
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許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
司任切久政榮殊馱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

以鑒再區外或形放中恒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志
軀但親渾璞誰詳瑄瑜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既積乃散窮
身遂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既積乃散窮

歎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輔上側旒旒旁悲路衢
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廻
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三

龍圖七耀光動三泉澤瀉欽能叙事理儔詞敷求
舊銘實暫殫恧蕪緬思雲霧尚想江湖有道之德

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
白居易自撰墓碑銘
樂天

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白居易自撰墓碑銘
樂天

也委蛻然未何因去何緣吾性不動吾形屢遷已
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
闕塞山碑銘
高闕崑崙羣
山迤邐乃固

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席豫楊仲宣墓碑銘
河之靈華之精人之傑國之
禎年不永位未亨開泉路兮

塔高峙莫王河濱田輿山趾駐蹕稱奇貞珉斯紀
寘寘空歲
顏真卿元結墓碑銘
次山斌斌王之蓋
臣義烈剛勁忠和

陰兮崢嶸
皮日休汴河銘
淮河瀾瀾循禹之
軌厥有暴隋鑿通

儉勤炳文華國孔武寧屯率性直方秉心貞淳見
危不免臨難遺身侃侃令德今之古人柰何清賢
齋志莫伸羣士
皮日休汴河銘
淮河瀾瀾循禹之
軌厥有暴隋鑿通

立表垂聲不泯
皮日休汴河銘
淮河瀾瀾循禹之
軌厥有暴隋鑿通

淮泗晝泣疲民夜哭溺鬼似赭流川如松貫地龍
舟未故江都已弑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

在唐則利鳴呼 聖王守此而已 獨孤及古函谷關銘 天地雷雨英

守國作藩于京姓易時移山空塞平千秋陵谷想 見精靈仙駕長往雄圖杳冥于以志之勒銘巖巒

吕温傳巖銘 赫赫湯德如日不滅滔滔商祚如海 不竭發祥播氣世作聖哲國誕武丁

野生傳說始遭胥靡武丁卽祚間避神相忽夢如 悟若帝導我期於顯素有無之閒遜迨相遇窅衣

而起爰得其人貌符心冥如舊君臣飛龍在天山 川出雲感激自致其間無因捨築傳巖脫鱗鵬升

作霖時和奮楫川澄金在吾礪木從吾繩君何言 哉殷道中興元凱攀附微舜曷階阿衡要湯抱鼎

徘徊會合之際厥惟艱哉何如夢中天授神開惟 賢是登道貴特達匪次勿用才其壅遏高宗得說

乃在恍惚揭銘 古東城銘 文王受命肇興西土周 挾光萬古不沒

正本拓統開祚盛則駿奔衰則夾輔二伯之後時 克義聲大夫莫私言抗其傾坐召諸侯廣崇王城

雖微遠猷實被令名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爲仁不 卜昭義不問興亡理亂在德非違罪之違天下不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可以

宋富弼吕蒙正墓碑銘 天之生賢而不世出出不

不若無生生辰而成惟公莫京初隱而學四方聞 聲舉以魁衆四方益驚歲始踰七遠爲相臣相我

二宗太皇粵真三相必首足令後人善不有已公 必密陳事苟拂志衆皆遠巡公勇而前悉心以論

帝怒斯震公顏益温居若柔弱語焉不聞爰及議 諍骨鯁必伸公久不渝一心劬劬帝知忠竭始貳

終乎帝嗟乎公我有不厭百職具舉萬方以胥成 我太平匪公圖公處厥位天子是庸庸免疾去

天下以思進則以道勤勞飭之退必以禮燕樂適 之日子芸芸曰孫羣羣厥有肖子又絕其倫天其

意者斯爲報歟文石 歐陽修吳育墓碑銘 顯允吳 于墓無窮之所告歟

于闕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樂其寬間今 公既沒公志之安公昔少時始來京師挾其二季

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天庭有偉其 論乃登仕版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公所

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簡
以使人人去而思愈久彌新帝曰臣愚負薪之憂
帝爲咨嗟公其少休優以大邦寵其秩祿 **王堯臣**

尚冀公來公卒不復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墓碑銘** 王爲神人遭亂不聞遂安其居寄留碣山

宋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安公顯聞公初奮
庸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助利歸于邦怨不
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
執政事實有謨謀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
懇飭之贈長于百僚考德維稱維石 **李端懿墓碑**

載功載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官是闕 **銘** 允矣和文惟時顯人蔚有士譽匪矜帝姻齊其
驕子孫列爵啟國惟公承之克似其德士赫奕高
明郁尉之裔天子之甥惟謹惟恭其色不懈聞善
如貪在得思戒間亦宴見忠言嘉猷學而從政有
惠三州享其多美獨不遐年高旌臣節以貢于泉
曷又贈之金瑞附禪寵渥榮名 **范仲淹神道碑銘**
惟有其實刻石同藏其固其密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五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假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
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世偕逢事有罪功言有
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難其勞一其初終夏
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
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隙完鬼隣獸擾卒俾來
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起公來以就予治公拜
稽首茲惟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
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
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 **陳堯佐墓碑銘** 陳
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勳無怠而發其發惟時自
高節之英英伯季躍武偕來相車崇崇武節之雄
公幢巨轂四世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
書儀同大師祖考在前孫魯盈後公居於中伯季
左右惟勤其始以享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
庸顯問播美家世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
以質 **蘇軾范鎮墓碑銘** 凡人之生英累于名人顧
來裔 **蘇軾范鎮墓碑銘** 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各
欲知者稀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
歸嗟嗟先生各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

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既來迺歸于洛繫而維之莫
之勝說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殉以身
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
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
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而
被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
出水相望公雖蜀人乃葬
趙槩墓碑銘維古哲人
仁義是圖
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趙槩墓碑銘
仁義是圖
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齋夫有臣釋之實矢
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于言有口若無豈
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爲
鑒于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仁赫赫我宋以聖繼
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豈獨
左右刑于庶民惟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
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懼帝識其心長者之傑
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艱難載遠不跋公在朝
廷靖恭寡言不枝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耻
而峻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
富弼墓碑銘五代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六

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絳之禁以人爲媿以
殺爲僂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崇
昇爾鑪錘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
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勅其後人帝命
是承勿劓別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維
彼北庸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
盡篋笞之旣服旣馴則擾綏之堂堂偉公與萊相
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
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雁降
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在生公天欲赦民公欲其衷
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薦
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
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
我三宗垂華協明謂公之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
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
德威堂銘德威惟畏德
明惟明惟師
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德威堂銘德威惟畏德
明惟明惟師
路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
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
西人來朝祗慄公門豈
蘇轍歐陽修墓碑銘於穆
仁宗
惟兩河四方其訓之

有臣文忠自隘而憂保其初終惟古君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棄其間公奮白南聲被四方允文且忠有偉其光上實開之下實枕之三起三債誰實使之債而復全惟天子明克明克忠乃卒有成逮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虞舜相授不攸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歸惟公本心彼其何知言恐不深頰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墟茂木高林野人指之文忠之墳甲第朱門新仁宗之恩

陳同韓琦墓碑銘

惟天祐聖賢出輔時丕不魏公相我盛期君臣一德

上堯下夔內如之何百度清爨外如之何萬里天威羣材任職物物遂宜極天蟠地太平之基開贊仁宗選賢主器帝矚英皇曰爲予子宗廟以重萬靈以喜聖聖繼明延光億世皇室大勳莫之與二人視之艱公履之易代膺顧托今上天御忠斯勤斯侯肅侯度防滿避位高風稟然存有全德及有殊澤中臺之長官儀之極英廟崇崇享延配食各俱天壤亦留金石太行之東漳水之側萬古是瞻魏公

真宅

李清臣趙從約墓碑銘

惟建寧公令德溫溫友朋是好孝愛是悖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七

厚重平養弗馳弗奔欲識建寧韓王之孫在昔韓之功崇位尊躋唐五代晦蝕氛昏聖哉祖宗剗除禍與基構大平以遺后昆于時韓王淵思密論扶日助月備位正坤宜昌而後宜大而門惟公匪私惟勞匪恩我銘建寧山朽銘存

程顥邵雍墓碑銘

嗚呼先生志豪力雄濶步長趨

凌高厲空探幽素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飫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鳴臯在南伊流在東有

司馬光呂誨墓碑銘

有宋各臣呂正惠公

年則不壽各則不朽嗚呼爲人臣爲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元張思立朱仁軌墓碑銘

道尚純孝行貴能仁顯允君子於此立身高不

絕俗隱不違親孝友兄弟比協其隣水盈而流德充而顯同聲慕義異類欽美動之斯來應之稱遠匪爵匪祿榮名不淺赤鳥戾止來集我庭孝友而應神不虛行使臣獻狀帝乃加旌表厥閭里樹之

風聲萬化同歸六龍不息天乎與善福乎周
忒錫山之南淮水之北銘之玄龍垂之無極姚燧

白棟墓碑銘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

廟嘗知識公冠鮮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

寒猶枚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婦于介靡一

匪善靡一可涼非我友私月且章章嗚呼白公其

孫猶令其賈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

盛位者衰盛賢者延有方其跌盧贇郝經墓碑銘

有刺其首碣石仄隅千祀無朽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材可為振轂鄒

魯駢乘濂伊獵德游藝載驅載馳聖責于藻髦選

無遺裾曳冠魏憲言祁祁躍淵天飛鱗介雲達迺

卷南顧迺休王師迺命鴻碩柔遠淮彞刪述惟公

各義昭垂薄言還歸昔壯今耆胡不康寧胡不期

願胡不三事為國耆龜清廟宗彞不既厥施奄然

仙逝輿論嗟嘻烝烝顯慶永歐陽玄吳恭祖墓碑

承孝思刻石墓碑以顯貽之

銘河內吳公治平第一循吏有傳吳公無述史善為治豈求赫赫如春生物孰見德業惟河內吳

河南通志藝文**卷之第四十九**
八

治有古風維德維量自古厥功初謁世皇謂似國

人國人重厚迪茲忱恂言從大臣出鎮嶽嶽載漸

載摩成是良璞兩造浙左三牧閩鄉不事街暴頌

聲洋洋寬不至弛綬不至紆論法有守乃復不渝

稀年尚賒高蹈當世德人來歸物不疵厲僚吏班

班播厥淑聞子孫詵詵衣服世訓萬物易啟惟德
永存我銘得人薄夫可敦

明楊士奇張玉墓碑銘文皇奉天中興邦國桓桓忠武奮起羽翼惟幄密勿

定策深畫上契淵衷魚水之得義旗肇舉仗劍先

驅欽城九門功其權輿取劔遵化如探穴珠執其

抗鋒摧朽拉枯龍馭既南大旆在前連下雄鄭遼

奮常山長河無險鐵城不堅撫降職逆德威並宜

夾志敵愾遑恤厥射精誠貫日勁氣吐虹聊城之

盛髮怒上衝先軫戰旗千載一忠王勞在國王績
在史王嗣象賢益閎以偉帶礪山黃淮王鈍墓碑
河廷有明誓清廟陟配逾千萬祀
銘士之積學為仕所資學優才達用無不宜公之
才猷厥施斯溥聲光赫赫奕耳聞目觀敬歷要途

聖四十年小心敬慎一德靡愆達善之效千斯為
盛惠澤敷遺子孫之慶子兮善承作帝股肱贈恤
有典責及泉扃我述銘詩勒
石墓道觀者興起是則是做**楊榮王彰墓碑銘**
太原世有哲人繼遷鹿邑閱嶙峋迨于高曾家
聲益振元李兵興避地汾晉幸際聖明桑梓是思
爰樂鄭鄉占籍于茲公承厥後早悟而通發迹場
屋遊歌辟雍列職內庭實典封駁優游禁近薦膺
顯擢既遷秋官持法惟平出佐山西藩方寔寧公
來自藩乃貳宗伯繼贊司徒厥聲籍籍秉憲內臺
風軌肅清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弗詭弗隨正色率
下從容廟堂贊輔聖化惟公克忠廉謹自持惟公
克孝祗奉毋慈薦沐國恩膺此褒典光于三世無
間幽顯公宜壽考龍舂是承云何逝矣輒爾遺榮
蒼山峩峩為公之墳百世之下尚徵斯文**郭資墓**
碑銘公之生早負俊才列職郎署超遷憲臺風猷
宏振綱紀斯秩出參大藩政興弊息凡所設施算
無遺策顯命薦臨特拜方伯赫赫太宗仗義而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九

命公居守撫民餉兵既正大位嘉公勞績進位尚
書厚其賚錫公愈飭勵經國如家謗怨弗恤恩寵
屢加仁宗嗣位賓臣師臣俾休于家疊施以恩皇
上繼統眷念耆舊詔復任事寵待加厚維公忠貞
衆所共知維公勲業顯著于時筋力雖衰寸心猶
赤奄忽長逝是用悼惜贈爵賜諡厥喪是營官其
後嗣存歿光榮維茲光榮從古罕致公具有之其
誰克似武平有山鬱鬱其崇勒文墓道垂耀無窮

王淪郭齊墓碑銘 有學有文有德有官奮身科第
衆鳥鷓鴣兩教夕啟沃再使蠻
鼓舞後進踴躍爭先輔道親王朝久啟沃再使蠻
荒遠人率服超遷太守恩榮有加黎庶咸安有詠
無諱歷職兩考龔黃卓魯民之戴之有如父
母我銘墓道以著嘉績子子孫孫永久是式**胡濬**
顧佐墓碑銘 國家之興文運昭明羽儀至治必資
俊英卓哉都憲力踐躬行靖共爾位
善不近各式克有譽不震不驚戰慄自持以廉謹
解汲黯之直趙抃之清純愆糾謬豺狼斂形民安
物阜天下和平從容宥密克副聖情恪勤夙夜推
奸舉能朝廷倚毘龍眷彌增歷事四聖始終一誠

未及耆耆艱疾速膺命醫診視藥物交并聖恩軫念欲駐退齡久而轉劇遂許歸寧賜勅褒嘉云不志卿公自懸車操履益貞容莊行潔尤重鄉評壽逾稀年大夢不醒計達九重震悼曷勝旣賜以祭仍勅造塋瓊寔賢嗣天寵是承賁于松栢耀于泉局式示爾後惟銘可徵

崔銑李夢陽

墓碑銘 伊天閔之伊人嫉之方礎正危自古歎茲隱約委蛇于河之濱大窟厥詞永式來思

李鏊墓碑銘 伊誰毘國粵惟元察惟聖作則粵有

登曰六曹大權獨運役使羣豪猗與我公內外宣勞晚正端揆國蠹而枵惟公其防障彼洪濤土木丹刻財匱民墊抗言于章正色于朝怨斥養橫瑾禍弗梳曰卿完名帝誥攸褒人疑公隨曷好是標豈知護本亦務荒包人謂公退彼弋何招豈知濟楫不避飄飄皇嗣立朝於變孔昭譬如積霽見睨聿消公還全壁樓鶴之均耽晷晷坐策杖臨臯識白大放募富可標八十餘年乘彼扶搖杖也綬周瞻依允配崧高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十

許進墓碑銘 奕奕大許維周之裔爰發厥祥公降適期天挺孤操詞賦之師峩峩憲府方秉大法何好不擊何鄙不發鹵毒斯蜂擾我朔方公底定之治險成莊爰二邦教賢長協圖曰上危言曰際明主陳力靡績返服東厓有截其壁公立與偕再召而起資總文武百僚仰公爲周吉父權闢扇虐如林斯焚我持一心可事百君世之趨競公辟如汚世之憚棄公履如途震

許讚王廷

相墓碑銘 大河封丘水土會精會于浚儀王公誕

錚錚衣繡持斧三旬澄清寺人孺謗謫我南征郡邑政著蜀魯化行肅翁于泉屏謗謫我南征郡川貴息喧司馬參贊機務寔繁毓然其體侃然其言召享憲臺孤鶉高騫載飭京營威武其教及諸宮太弼翼恭溫維公之德篤厚肫確維公之節剛明峻犖有源之學精遂浩邈驚世之文昌蔚潤渥麟鳳耀祥甘霖解曝巨艦濟川圭璋載琢德音事功不朽有悼三仕三已堅守義命雖誅我躬自得我性全德不虧天錫之慶一品崇階德儀輝映地靈復還公乃歸正浚塚十年山高川永令名屹屹

恩光無竟賈詠蔡天祐墓碑銘於惟蔡公爲國輔臣入

大夫允惟其人初官給舍諫疏日陳既擢藩省來

雲中叛卒皮劉我民帝命公徃王法是伸威憑谷

之身中州俊彥昭代儒紳公悉弔濟變之才許國

矣汗簡如新千秋有考視此貞珉

洛矣惟天地中元精秘發毓時各公淵源之學伊

洛是宗初官太史繼以青宮載典邦秩載簡宸衷

密席冕倚僉曰奇逢禮隆師傳身代天工夔險一

節寵辱不驚古稱良相韓魏攸同堂堂勁氣列列

清風託孤寄命壽考令終公忠直諫勲業事功公

紀有傳公碑則豐邛山之北洛水之東還此靈秀

于彼嶽嵴我銘

我誌永詔無窮

馬理何塘墓碑銘單懷之域魯齊

相齋宗伊何信道不惑山或可移吾行不忒宗周

孔厥言出可識揆厥心迹表裏不二官有通塞道

無不亨舍則見幾用乃利行富貴不淫貧賤不移

孟曰丈夫舍于其雄郡城之南

建此洛西閭闕是宗善積慶流委祉於公公在齒

瞻厥志斯香發其蘊儲祭此昌運兩遷外臺憲軌

肅清薦歷郎署益馳俊聲繼登儀曹克贊邦禮晚

河南道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土

曾榮宋禮墓碑銘

劉健耿九疇墓碑銘

丘濬畢亨墓碑銘

世鵲起以支易武起家

惟洛有畢來自單父再

公之終

無窮惟

切社稷是安既安乃悅繫

公之粟士類所宗譽流

不損毫芒南畿作士帝寵

煌煌知無不言言則割

壺湛然不吝少滓初志安

如山死而後已百鍊之鋼

行邁于前聞巖政既清凝

獄既辯乃整邊防乃正

臺憲周思職務寂不違安

出領二藩之屏之翰水

其憂若人尹京兆百廢俱舉出巡邦畿民瘼斯瘳

公之終

無窮惟

切社稷是安既安乃悅繫

公之粟士類所宗譽流

不損毫芒南畿作士帝寵

煌煌知無不言言則割

壺湛然不吝少滓初志安

如山死而後已百鍊之鋼

行邁于前聞巖政既清凝

獄既辯乃整邊防乃正

臺憲周思職務寂不違安

出領二藩之屏之翰水

生偉人玉立清修如鳳如麟

有偉耿公鉅鹿之曹

一時英賢鮮出公右蚤登

仕版青瑣黃門直道而

行邁于前聞巖政既清凝

獄既辯乃整邊防乃正

臺憲周思職務寂不違安

出領二藩之屏之翰水

進無附麗退何容與若者英鄉得温公圃生順死
寧允謂得所哉巖新阡温洛之游後人瞻思於此

封**王直焦宏墓碑銘**天祐聖明篤生俊才侃侃焦氏乘時借來為明進士為賢

御史正直自將譽聞遠邁山伯公是式亦有詠歌
行惠施刑為之清遂陞左伯召公是式亦有詠歌

叶于南國天子曰來汝佐司徒邦之大計汝審厥
謀出入中外有勞有烈天不憖遺惜哉此傑命之

不延人亦奚悲功立名存百世之恩刻**陳文李賢**
文道周負以龜趾云誰為之公實有子

墓碑銘泝李之先肇顯于唐爰至鄧州斯蕃族良寬甫魯祖積德隱居曰威曰昇栽培豐腴

迺篤生公偉哉私器聲價赫然遭遇蓋世有功有
烈四達弗遲其達伊何曰受主知讚言匪悅奇禍

斯脫况有異事感化盜賊克孝克友兄弟父母其
義弗忒哀榮先後故山之原卜葬維吉納銘于幽

光昭**石瑤王鴻儒墓碑銘**六籍紛若有典有常彊無極

王公允矣君子極深研幾學乃大肆橫經授講為
士之則戎虛而往歸也既塞召為司成少宰司徒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十一

出入兩都准正公則既正與物無競斥詞解
紛四坐起敬維公之學允為人師為模為範為著

為龜三光榮榮旁昭入**何景明高鑑墓碑銘**淮山二精

極考公之德視此刻石降神合符是生偉人大郡大夫佩劍冠玉容雅甚
都駭曠修陸大庫廣衢既騁既載彌響懸輿弗究

厥至命也匪吾有八男子接**毛紀李遜學墓碑銘**
躅登塗列銘公嚴萬祀是圖

維古恭國號多名勝高陵在漢顯道在宋公實蔡
產膏馨是沾如璞斯琢如劍斯銘鬱鬱詞林巖巖

憲府出入翺翔圖籍躋伍晚陞學士常卿左累階秩
宗之任帝曰汝諧載領翰學掌帝之制有美絳綸

日星昭揭公曰臣愚深懼滿盈胡退未決而遽爾
傾維名既幾維壽亦有天其命我我又何咎國恩

汪濊責于既亡昔所未究茲焉其償汝**孟洋何景**
水之陽新阡時起刻此銘文傳千百祀

明墓碑銘噫歸哉何君孰奪爾壽也雖奪爾壽爾各不朽有女媿媿爰儷君子如琴如瑟

樂爾偕老樂爾偕老未畢爾婚嫁豈無巨源靡孤
叔夜妻妾雲旂霧駕遲遲鳳凰啾啾和鳴相隨瞻

叔夜妻妾雲旂霧駕遲遲鳳凰啾啾和鳴相隨瞻

彼崇岡載陰載陽靈
魄攸載萬祀無疆
嚴嵩孟洋墓碑銘
相古達人
以死爲息

孰爲短修悲也奚益嗟公德各巋巋有立
將明將昌胡奪之巫往寧爾位永保終吉
呂柟許

達墓碑銘
星斗有政天夜亦明川流山峙地道斯
章國無忠義亂此紀綱禽獸食人于何

不喪烈烈許公生獨異常羣雖孤鳳梧高爾若
千頃波如百煉鋼知樂陵又討劉齊王文武不具

胡爾威成如火之熱如水之涼勉者有悔巧者務
名結纓仲路罵賊真卿斯風久淪非爾孰揚惟天

有神惟地有靈爾
程敏政墓碑銘
於皇英宗
擢任臣工

後必熾我銘斯皇
一出淵乘而不雷同有臣滕公發身經術自其受
知終同或失撫巡東郊靡恤歷吹于淮于閩吳越

之交悉有勳猷著于朝野今孰求舊莫踰公者遂
總憲程載詰戎兵匪公之來孰贊其成幡然歸休

汝水之上方遲其來孰意其喪惟皇念之諭葬有
詞作突有儀始終之恩杏園脩脩龍山奕奕中有

玄宮百
世無斃
王鴻儒劉濟墓碑銘
華曹選選
歷夏商周才侯匪一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七

維昔龍山維今郝城維公攸居累葉惟寧少薦于
鄉長進于監兩典各州一佐牧苑學爲良士宦作

才臣球之全節者真若人大劉之
于謙鐵犀銘
百

山名與姓協刻銘幽堂其永弗歇
玄金鎔爲真液變幻靈犀雄威奕赫鎮厥堤防波

濤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性潛形馮夔欽述
城府堅完民無墊溺兩順風調男耕女織四時循

序百神效職億萬閭闔措之枕席惟天之休惟帝
之力亦爾有
高拱郭瑤墓碑銘
天作霖雨山乃出
雲梗楠爲棟爰托

庸傳之無極
其根若昔安陽篤生魏國實先令聞豫衍其澤後

五岳歲郭乃嗣興佑攸者誰良哉藁載再傳魚星
益崇厥址家仰慶餘民誦樂只旣培旣厚誕發于

孫有名世者丕揚厥芬持衡秉銓受帝簡眷外釐
百官內弘翊贊汚俗如波狂倒莫支有屹砥柱障

而東之禎國爲忠顯親曰孝錫命載隆貽謀有耀
罔曰由藥迄厦明堂罔曰膚寸
徐階靜菴郭清墓

乃霈八荒公德在世公沒不亡
碑銘
惟民望治甚於渴饑幸旣得止又懼失之故
天下以太宰而樂公之壽及公之卒復以太

宰之去而悲穆穆太宰天子所知尚邁其來以慰邦人之思魏必復漢太尉社

喬墓碑銘

李杜司職朋心合力致主文宣抗情伊稷道亡時晦終高罔極變同趙孤世載

郭朴淦河石橋銘

皇明御宇于燕建都萬方會朝駿奔塵趨磁維孔道明喉

流激湍橫截長途中有石梁駕為廣衢馳驅往來靡害靡虞久而剝蠶因仍怠疎曷侯肆虛蕩子須

申公分按方隅秉憲貞度莫民攸居與茲廢圯周慮單謀蕭晉繼之母替厥初任必得人費罔溢虛

程功飭事惟懷永圖克底于成終始契符鉅鰲鑿屹長虹亘敷偏仄擬阻化為坦舒負載愁歎易為

析偷伊誰之績三公計謨釋老炫俗崇侈宮廬點公私曼殊政尚體要事有巫徐介惟遠嫌庸安陋

拘吝人遠權挈我政模費細利博仁與智俱頌聲載墩衆之允孚邦人懷德承

久弗渝文于貞石以厲懦夫郭正域高拱墓碑銘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古

可立惟公可權惟公立則執中亦莫與同權則難名亦莫與容寧惟莫冬卜莫與明雖莫與明亦莫

與京我則平乎人則濛濛如虎如龍社稷之功如涕如羨人各有心保我黎民莫我疆場以志公宗

錢謙益內鄉許維清墓志銘

未流俗學相蔽蒙取青媿白矜

魚蟲象物銜世如土龍河汾碩儒紹文中獨抱遺經追國風結繩掌故羅心胸羽陵蠹飽宛委窮蕙

蘇耆叢將無同翦冠掙筆凌南宮退飛宋鶴澆蒿蓬書生憂國心忡忡獨當一面江漢衝黑雲壓城

礮碎空堅守却敵完崇埔翟泉鷲章告閔鹵身先陵谷歸吳穹有子趾美賦彤方金章玉書耀鼎鐘

舊史考德訊瞽宗逢衣席帽神所庸千秋孝秀齊中蒿埋銘幽隧光熊熊

皇清王鐸太傅呂維祺墓銘

公之神靈無不燭乎用人拯痛惟于平日焉是

圖老之于林壑之間而遇兵蠱逢其枯何如蚤置之左右以大昌其謨熙載化瑟調可以銷鯨以彌

天吳今第區區死節倭虜不敢與為徒史雖書於玉置行人弔于墓衢但日郊鄰之鄉先生死難之

賢大夫 胡世安容城令薛應祺墓銘 有祿斯政民安其宅有蔚
鳴呼 斯文士歌其澤鄉祀厥行官紀厥能在璞日玉在
壺曰水其立桓桓不圓不倚其德秩秩有條有理
惟身之祥俾壽而康
惟後之臧俾熾而昌

誄

明崔銑西川誄 武安韓生永齡字養恬別號西川嘉靖丙戌來從予受春秋年二十

有二好學嗜古思企聖賢之武為文詞藻清麗舉
河南戊子鄉薦年二十有七卒嗟乎韓生少年而
慕道予深冀其遠夫卒失所望有志之士或數十
年而一人或歷十餘郡而僅有然拘於質奪於僻
好者十人而入九茲天又毒之柰之何柰之何予
誄數言以洩予悲且不泯其人詞曰雅矣韓生厥
稟寔奇爰出鄙邑乃求大賢渠南列辟放恣幸有假
謂寔豈文謂聖可師嗟嗟李周列辟放恣幸有假
仁少振頹靡惟聖惻愴予其禮而彼麟為祥胡為
來哉我不夢周吾其又衰嗟嗟此心日月昭茲用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五

我之的輔世必基聞子有談我意用熙我窮弗試
爾其弘之嗟嗟韓生時在弱齡稟賦美材元質居
實斐然可裁溘焉已矣韓朱動哀我呼蒼穹運何
不諧霜冽火炎玉燼蘭摧浩浩三才匪賢孰維生
之孔艱長之亦遲于霄之木歷年百期颺風悴之
曾不踰時謂天無知胡為而滋謂天有道云何其
蓄惟人之勤惟化之差惟道之然我其力為惟遭
之戾聿云備來心兮炯如志兮鳧鳧無損無餘溢
于九 劉繪忠節許公誄 嘗謂道德者澤世之膏露

咳 之情籌跡靡定大人權世隨略推移營齊一時功
列百代茶薺異用咸為我師仲尼曰擇其善者而
從之朝聞夕死何敢論利害虞禍福也哉明運中
興賢良接蹠真廣懸毫舛盤千里有如我汝南忠
節許公固三才精耀社稷華寶也正德丁丑江西
逆藩宸濠之變禍夫蓄孽顛危警宗允術陰行表
裏調塞穢渚停涵侵淫玄辰赤霏朝隲潛逼御氣
當此之時晷賈莫疏其策鄒枚難效其計公炳幾
作謀勝出先制撫臣異同亂起倉卒六月十三日
賊懼陰討泄而難作招集洞寇喧呼潰涌大露及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七

鋒抗絕中使蒼鯨奮鬣毒鱗橫甲矯制橫語迫脅羣志及孫公既執列服赤膂方陳辭元節而焯七以貫胸矣于時三光瘴靄黃墮魄彼低眉遲回標脛不振者誠不可算也公獨玉柱山立烈風迅發炬目射奸剛舌飛電指天日之輝勒君臣之義仰天長嘯竟蹈逆刃也巳乃儵易啞虎尾之凶寔探孟軻取熊掌之味也已乃儵易啞虎尾之凶寔宸濠改形駭心起卧驚悸精爽去體號令顛沛叛黨慕義者荷戈結憤懷鴛者垂肩阻喪驅兵南下羣心狐疑夾江州郡聞公義風一倡雷厲雲蒸形拊影而憚滅聲隨響而懼遠白木跳林黃頭穿波舴艋烈烜以斷餘艘犀甲鳴浪而舉旗纛渠魁折劬迅掃而空此固帝靈丕祐皇威孔赫主帥壯猷師旅供服而克襄大績要其幾微所動定由我公剛石泐者斧不加厲而自碎火鬱者焰不表及騰而可撲當事大臣捷奏冊辰凱獻九廟乃先表公奇節建祠江右以志永思是不惟為國公忠真可謂達行師聲實曲直之勢也已時明天子既頒策命贈禮部尚書謚忠節實錄焜煌光照萬禩延及

華胤世列錦衣侍從彼忠孝襟懷之流可以勸矣今年太守吳興郡徐公重建祠郡中以表里閭堂宇軒麗綽垣弘敞通以中唐蔥樹交翰鄉人觀者載欽載欣咸曰興頑起懦藉彼先烈光昭士氣允孚後彥爰勒石走使屬繪綴辭末學蒙陋借托不朽謹稽往訓用作斯詩其辭曰皇皇許姜大嶽之宗文叔啟宇於周肇封城父台羽世著顯庸遵彼汝墳賢豪有颺漢衍劬裔人倫雍雍唐播遜籍焯焯煇仙蹶弱惟忠節系牒芳潔吐神夢城煥彩伊闕天慧藻英真勇冠絕弱齡登雋宰邑風烈利營政清馨流膏凝雪冠發燕冀焚烏宰兩河烈利營丘戰惴海嶽煽腥濟湧川決叢爾樂陵四摠克孽危業空壕藜稻乏竭涓醜環攻鉤雲鑿穴震屋負汲麥穰焦藝青春明府厲于爪牙率彼黔首戰臂如父躬臨砲鏑霹靂轟車鸞孤挾槩殺賊如麻躡屯鋒聚何煩搔爬保璋孤邑名猷定華揚于帝庭簡書孔嘉超列豸憲殊榮載加爰守武定妖氛橫遮公奮厥武彪驟螭罕絳纓白馬飄旗如霞轉戰高苑星烏雲鴟游魂厲魄颯颯風吹沙瘴消溟水日淨琅琊西江秉憲銷寢克邪宏略駿業振彼荒遐燭

嫺叛子弄兵江湖磨牙天家內訌自腐踵誅蔡霍
俾穢吳楚乃援草竊豹系是伍抽刃拔錐俾儼傲
撫四顧講張實憚公武瞋目斂心將侈伊阻謀殘
公軀肆發逆舉公投大命震彼豫章孫老並節日
月披光怨我童婦威如孔張蠢眠驚突草木耀鏢
王侯載飾武夫洸洗燎毛禱枯匪破斧戕禍首既
搗鑽就戮抱乳曳妻頭足不續亂匪再旬萬甲
乃磔江表廓清有截夷妻服彼殉身者旋掘汚毒三
木加脰如割牲畜飼若我公龍鱗馳逐動揭青冥
義貫丹軸帝曰忠哉懋宣嘉錄錫贈黃泉上台光
燭後昆繩繩待從永屬據典考謚玄章靈祝嗚呼
悲哉汝水惟深天中惟欵日中規影先生之心賢
牧表閭酒祭儒林鼓鍾錡錡簞蓋森森咨
涕濡頴宜辭是欵於萬斯歲吟悼徽音

文

魏王粲弔袁齊文

歲旻秋之仲月從王師以南征
濟河津而長驅踰芒阜之崢嶸

覽首陽於東隅見孤竹之遺靈心於邑而感懷意
憫悵而不平望墮宇而遙弔抑悲古之幽情知養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七

老之可歸忘除暴之爲仁潔已躬以騁志愆聖哲
之大倫忘舊惡而希古退採薇以窮居守聖人之
清繁要旣死而不渝厲清風於貪士立果志於儒
夫到于今而見稱爲作者之表符雖不同於大道
合尼父 阮瑀弔伯彛文 余以王事適彼洛師瞻望
之所 西山食薇重德輕身隱景潛暉求仁
得仁報之仲尼沒而不朽身沈名飛

晉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
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

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
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
觀陳恨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
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
荅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
而已矣然百姓惟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
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
夫以迴天反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平
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
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

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
路嗚乎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恠頽岸乎觀
其所以顧命冢嗣賄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
之訓亦私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
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
指季豹以示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
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
乎密與又曰吾嬖好故人皆著銅雀墓於臺堂上
施八尺牀總帳朝脯上脯糈之屬月朝十五日夜
向帳作樂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
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
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
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
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
愛有大而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
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
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甲云爾按皇漢之末
緒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文

運禮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
勅敵其如遺措八極以遠略而後綏輦三
才之闕典敬天地之禁闢舉修綱之絕紀紐大音
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
宏覆授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
推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
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
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二八實大
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
之綿邈彫千載而遠期信斯文之未喪膺靈符而
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京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
旅沔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清瀆而有疑
巢壘日之云瘳彌四甸而成災諫歸塗以反旆登
翰灑而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
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
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
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閉而無
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
循膚體而蹟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
姬女以頓率拮季豹而濯焉氣衝襟以鳴咽涕重

隄而汎濶達率土以靖竊戢彌天乎一棺容宏度
之凌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
華揚援貞吝以悲悔雖在我而不臧情內顧之纏
緜恨未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
結遺情之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
窈窕於玉房宜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感
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
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
翳波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糈而誰
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
野美目其何望旣睇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
喪緩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有故雖
哲而不忘覽遺籍以
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陸雲弔蔡邕文
割豈一簣之
所理故尼父之惠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
妙曷信道之未堅忽寧子之保已效萇叔之違天
冀澄河之遠日
志朝露之短年

南北朝謝惠連祭禹廟文

謹遣左曹掾奉水土之
羞敬薦夏帝之靈咨聖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九

繼天載誕英徽克明克哲知章知微運此宏謨
彼民憂身勞五岳形疲九州呱呱弗顧虔虔是欽
物貴尺璧我重寸陰乃錫玄圭以告成功虞數既
改夏德乃隆臨朝總政巡國觀風淹留稽嶺乃徂
行宮恭司皇役敬屬暉
融神且略薦乃昭其忠

隋薛道衡祭淮文

元帥晉王謹以清滌制幣太牢
之奠敬祭于東瀆大淮之靈蓋

聖德應期神功宰物上齊七政下括四海自晉人
喪道彛倫倏斁天隔內外地毀東南三吳成危亂
之邦百越爲逋逃之藪皇帝肇開鼎業光有神噐
圖出龜龍鏡懸金玉憂勞庶績無忘寤寐寐言念蒼
生情深龍養河源海外莫不來庭踴躍呼韓歲時
拜誦僞陳叢爾尚阻聲教妖賊叔寶僭竊遺緒毒
流江左寃結人神上軫皇情義申弔代猥蒙朝寄
撫寧淮甸仰惟導源桐柏長邁蓬萊標回瀆而引
百川擅五林而舍七德庶憑流惡之靈克成除暴
之舉使水陸旌旗所向無前吳會君長束手歸服

謹申薦禮
惟神尚饗

唐柳識潁陽祠酌文

壬辰歲夏四月客有自洛東遊至先生遺廟而潁水古風

舊山巋然追懷古蹤慕美至道以時酒既能以時酒敬酌于靈
既酌既拜獻手言曰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
生清淨天地全性出於胚渾入於鴻濛雲遊鳥還
翥鬱和風當時帝道已垂莫同心堯齊公器退然
未散於山林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齊公器退然
見推遇聖相感不得不不知耳雖濯於清流道終播
於無爲所謂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堯
發之潁陽之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王
所重者名器至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
終廉能感俗道自爲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
清風人登雲嶺多憶箕潁猗歟先
生山水齊名茲焉遺廟萬古芬馨
弔伯夔叔齊文
洪河之東今首陽旁崇側聞孤竹二子昔也餒在
其中偕隱胡爲得仁俾死青苔古木蒼雲秋水魂
吟來何依兮去何止撥澗溪之毛薦精誠而巳初
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
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線兮胡顏一吐兮志
饑若有請兮于巖之關豈不以冠蔽在於上履新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三

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執知三聖之純嘏讓周
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當昔夔
羊在牧殷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噬兮鬼孽
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三老歸
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鉞珪命
赤鳥俾荷鉅橋之施常伸羨里之辜故能山立雨
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兩不殲於武庫九駮伏
轅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溥天周土率
土周人吁嗟先生迺將奚臻萬姓歸飾兮獨鬱乎
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踟乎一身錄忤時而過周終
臣心而惻殿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然非一端
事各其志若旁觀之事靈乎靈乎靈乎靈乎靈乎
有貞節之規各親之事靈乎靈乎靈乎靈乎靈乎
非與道而保生乃勗爲臣之二
張巡祭旗纛

文

太乙先鋒蚩尤後殿
蒼龍持方白虎捧箭

高適還京次睢陽祭張巡

許遠文

維乾元年五月日太子詹事御史中丞高
適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御史中丞張

許二公之靈中丞體質真正才掩羣豪詩書自負
州縣徒勞罔張推筆辛勸寶刀時平位下世亂節

高賊臣通逆國步驚駭兩河震恐千里嗷嗷投袂
灑泣據鞍鬱陶全謀入宋收梓捍曹心繫魏闕志
清武牢帝曰嗟爾龍光豹韜憲台戎幕持斧擁旄
嗚呼予亦忝竊統茲介冑俄奉短書至夔狂寇累
糧訓卒達曙通畫軍乃促程書亦封奏遂發驕勇
俾驅鳥獸將無止心兵亦死斷賊黨願感我師旋
漏十賊相望百里不採此虎敵豈無鋒陣常恃肝
膽今日越秦堅守半歲絕糧數旬杼櫛秣馬煮紙
餉人病不暇拯歿無全身煎熬甲冑啄啗膠筋慷
慨艱險淒涼苦辛嗚呼我辭淮楚將赴伊洛途出
茲邦悲纏舊郭邑里灰燼城池墟落何九渠之唾
噉皆二賢之制作聲蓋天壤氣橫遼廓讓死爭先
臨危靡却嗚呼天亦難論萬夫開壁一旅纔存哀
羸旣竭力弱相吞陷阱織路梯閣棧門土濠水合
木廂雲屯居卽其散突無其奔烟雲劍戟逼側紛
昏輿求生而害義寧抗節以理魂嗚呼嗚呼醉
鐵潰于戈將止海岳澄清朝廷邳理封功列爵懷
黃拖紫傷哉二賢不預於此嗚呼孀婦伶俜愛子
追贈方榮賞延茲始寂寂梁苑悠悠睢水黃蒿連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三

接白骨填委思壯志於冥冥問遺形于荆杞列祭空城一悲永矣

韓愈祭田橫墓

文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

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士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旣傳觀乎天下何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鏑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逮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蹠辭而薦酒魂髮髯而來享

柳宗元弔萇弘墓文 君側今王易爲侯威強逆制

兮奮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爲仇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驅以柳嵩高圻陔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爲式知死不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悟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恒就制乎強國松栢之斬刈兮翁茸欣直騶驪折

足兮罷驚抗臆驚鳥之高翔兮孽狐喘而不食竊
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而伸一挺寡以稜衆兮告
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成傲兮茲固蹈殆而違安
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已完豈成城以奔功
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
諛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覽指白日
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扱上帝以飛精兮黜寥
廓而殄絕竭馮雲以狂想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
山以號亂兮愈洋洋以起忽兮夫夫之操蹈暇色厄
水而自標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蹈暇色厄
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
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爲友比干之以仁義
類兮緬遂絕以不羣伯彘殉潔以莫怨兮孰克執
其遺塵荷端成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
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
李翱祭獨孤中
今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丞文

嗚呼昔我與君自少而歡中暫乖阻周荆渺
綿宜城越中二府周旋同事於公職以相連

了常繼後我唱我先叔周汝齊不韜而堅蘭馨以
明乃在掖垣引我代已真謂其賢共升於朝亦又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三

多年或外或內莫余或捐君齒少我髮鬢都玄豐
盈前犀氣茂神全當臻上壽福社昌延何爲發瘍
針藥弗蠲有妻旣喪有子壽然喪祭誰主銘旌有
翻嗚呼哀哉誰短喪與長會歸於死以存悲逝前後
皆爾哭君之哀痛折支措欲抑不能縱之曷已嗚
呼哀哉入君之尸但有裳帷思與君言不見容儀
薦肉不食酌酒不推
嗟嗟用晦何亟臻斯

宋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
爲靈其同乎萬物死生而

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
其不朽者後世之名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
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
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于
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
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
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
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今固如此
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鼯此
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

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凄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

情程願代父祭呂申公文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遺茲昌辰出為嘉瑞

生而富貴處之無累劬而聰明克之能至學既知真任則為道出入屢更險彘一揀二聖臨御人望

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再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為相臣謂公得志

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

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愨遺淵水無涯將執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為有識之同悲嗚呼

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酬知之路阻臨允以伸哀姑託文而披露想英

靈兮如在鑒陳瓘祭范忠宣文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龜兩

丹誠而來顧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著龜兩遭物謗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幾國勢旣安

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也難不取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為異各遵其時不速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三

其跡是乃無違三年遠改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負其遠在茲公可以默矣進忱辭

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斥四年有瘡始歸天子哀憐使命涕泫其心不背義欲

有施人願公留為帝龍護病不能對人所嘆咨天子曰呼疾尚可為錫以上劑臨遣國醫下寧調飭

速療勿遲云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

之歿際者亦悲情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忍死有述小其一身大我宗室

置公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賊喬嶽不志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借生靈願合

朋黨願為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

孰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明之經徧於四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在絡

連右首脉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奔異取同異我曰偏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薨我

悲豈緣菽蓼公背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

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能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有子其門張繹祭程伊益大其道益光公可無憾我亦奚傷

川文

鳴呼利害生于身禮義根于心伊川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爲虛也故先生蹢躅獨行

於世衆乃以爲迂也維尚德者以爲卓絕之行而忠信以爲孚也以爲立義者以爲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爲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有心與道會冥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爲言兮知守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各也伊言者反以爲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維太山以爲高兮日月以爲明也春風以爲和兮嚴霜以爲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乎數或觀乎禮學者賴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我之見七年于茲舍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昔先生有言見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乎丹青者有七分之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三

儀七分之儀固不可蓋七分之心其猶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洛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吾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默契斯道在先生爲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諫而後微然而山頽梁壤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祀于庭百年之恨并此以餼

元許約魯齋先生從祀告文

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庖羲作而卦畫始備

物以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以一之而理王之所由以帝百世同符之一無二迄於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在乎斯文明王道於已踰振綱常而再新顏魯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不述其津派泐琴琴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寥廓而無聞迨乎有宋寔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爲萬物之根抵扶泰山已摧之巖發千古不傳之秘淵淵河洛大暢斯青天理之徵人事之著

鬼神之幽至於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
公寔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有歸惟前賢之是證
既縷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
後人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
動靜必循乎理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
會水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佐時也必欲底棄熙
之承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
先俟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交勝
其高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
振王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
行事者欲各言而奚整耶蓋嘗思之以百年疑道
德之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
官而宅百揆明曆象以授人時制辟雍而教胄子
忠言壘壘氣不少衰爲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
造者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
非義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曷克爾耶宜乎聖
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又
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於從祀之位既相其子又
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况約等親出其門提耳
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誘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五

掖諄至容聲譽欬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恩仰而思俯而感曷其有既耶

明于謙祭大河文 曩者河水爲患薄近城邑修築堤岸勞費財力建祠妥靈水患

乃息大雨時行民事當憂希神默相降祉垂休隄防鞏固河道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醴誠意感孚

災患消弭戴神又祭河文 惟神毓秀陰陽或流或之惠曷其有已 止成象在天成形在地

相順則爲生成相反則爲克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攸崇生民依庇茲者河水爲患民勞財費

垂成厥功乃值垂異水不由北而反南至意者或祀缺於事神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牲醴以祭

惟神垂休除害典利北河則順遵乎洪流南岸則增崇乎地勢民無久勞事乃克濟萬古千秋戴神

之 惠 白良輔祭閩禹錫文 自有宋迄今歷數百年矣吾洛自程氏兄弟倡明道

學之後其有志於起而繼之者駸駸乎其不絕如綫子與乃以剛方之資卓絕之見獨能奮起於數

百年之下欲以弘淑之學上續既絕之流志堅金石老而不渝誠謂迴江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

者歟子與當垂暑之際游業鄉校清淑穎異迥出衆人日記萬言迎耳卽悟其講論也已不泥於文字而必究諸義理之實其爲文也已不羈於詞章而必根諸道義之正重然諾出詞氣威重老成充有成人之器近而鄉黨朋友遠而鄰邑士夫莫不欲親德而願見之及冠而聞文清薛老先生講道河汾之間上繼周程張朱之緒負笈而往不遠千里遂獲究竟河圖洛書之秘太極通書之旨虛舟而往實腹而歸吾洛數百年不講之學賴子與而復振可謂中州不世之豪傑歟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到處有聲水蘂一致屢有建明多所嘉尚其所著述悉皆正而不葩信而不詭且其孝弟之實已蒙旌著於朝可謂不愧神明不負所學矣良輔相與爲友歲將三紀書無不講理無不究得焉無不告過焉無不規正欲相與刮削焉礪礪揉變化期以底于大成乃今忽焉而疾修焉而亡嗚呼世之論人者必舍其大而疵其細非論人之善者也世之取友者每因其勢而略其大非取友之善者也吾與子與非因其勢而今特取其大哀其年未中壽志未底于大成嗚呼斯文而止於是乎天何厚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五

其與而齋其壽如是乎六籍四書吾復與誰究乎圖書子史吾復與誰講乎禮火雖明吾何復覩日月之貞乎溝壑雖深吾何復見江漢之大乎蟻矐雖聲吾何復聆雷霆之咆哮乎振俗學之委靡闢異端之虛寂昔朱子哭蔡季通爲參同契之未及講究吾之所以哭子與者抑奚但參同契一書之未究哉浩浩乎剛正之氣凜凜乎不屈之節屹屹乎出衆之見舉一世而不能拔之舉天下而不能矜之不但爲中州豪傑不但爲天下豪傑謂一世之豪傑亦可矣才周于用惜乎未及人於施嗚呼交誼無窮天數有限斯道未底于大成者果人乎哉昔在孔門有結纓而斃者有易簣而斃者蓋皆其正也子與而今已得其正矣亦何憾焉嗚呼遺稿俱存琴書在目惜乎所著周易詳說未及傳世撫膺而哭潸然一奠九泉有知其

陳麟祭尤時熙

尚聆吾之言而鑒吾之哭尚享

文

嗚呼古人云感恩不易知已尤難麟於生前所以痛悼而不能自己者非徒感恩重亦知已之

難也蓋麟自斥歸杜門謝客十載餘亦知先生堅卧不出曾未一謁安知所謂講學論道脫然於風

塵之外以求聖人脈絡汨沒習染幾成痴癡矣陸
慶敗元忽承先生手約有事於招提精舍每小車
日二次過吾廬止謂偕行以襄國事不知默察予
之動定心術欲轉移以聖學第一義也頗識先生
之意向即書悔過鄙語就證蒙批云讀之感動泣
下真如大夢中之喚醒矣抵冬同志晤來告先生
有廓外荒圃之行至則先生果來縉紳諸儒以次
雲集先生首命予歌一詩以倡其端先生繼和之
以引其趨彼一時也豈無懷氏太朴之風與即待
約相會始知先生真有意於予也乃振衣而師事
之矣茲非知已者耶嗚呼聖學不明久矣予不自
量敢冒浴人非笑而日侍於先生之側亦憫予之
騷魯亦樂予之不倦者匪一麟兩雁大窘辱舉國
人謂宜白其事先生即止之曰反已無愧焉耳每
嗜陰陽相術先生曰曲學也何裨於身心性情常
舉子史並宋儒諸論以求印先生曰此數他人寶
徒玩物以喪志予有厭世心也教之以耐煩有競
尤心也教之以喫虧有忿厲心也教之以容忍有
侈靡心也教之以淡泊舉天壤間道理無不諄諄
然命之類破我胸中之迷藉也白首握手終日語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志

心真視予猶子也謂非恩之罔極耶茲者天不我
憐山頽梁壞先生溘然觀化矣我有疑貳誰其解
之我有逆億誰其釋之我有隱微誰其剖之古人
公案誰其示之傳曰無德不報又曰爲知己者死
麟果何以酬先生哉或曰日有邁月有征姑依違
影響無負知已之言乎抑尊所聞行所知踐先
生之教乎柰儀刑之既遠愧慙虛度五十六矣年與
時馳意與歲去雖稍知刻勵竟成辜負安能報先
生之萬一哉音容永隔卒受無門墜業茫茫誰知
我心伏極一哀非獨爲先生哀爲世道之哀爲鄉
邦之哀爲吾黨之哀安能起先生於九泉再置我
于熙熙之春臺噫言有

楊漣過朱仙鎮告岳廟文

惟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
將而枕戈者莫不凜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
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皇
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一鑒如漣屋漏內省循知
無疑比數于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于末
谷萬曆四十八年當神祖寅天之後先帝不豫之

時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力爭得妃之不可以托付少主與不可抗拒乾清總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則尊王消孽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爲官爲各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神明鑒天啟四年見司理太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裏爲奸太阿竊弄卽帝子帝妃可以生死死情天語天憲不能忍聲罪怒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聲罪怒叅明知彼虎不可揀漣禍不可試祇以當日憑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漣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厲階播惡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空署今且橫誣以烏有蹶私並指前移宮事爲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卽如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么麼直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漣以結内外之歡因借忠賢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環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斗

河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九

三

魏大中等之跟蹤徒傷明主手滑之威益亂祖宗于政之制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積威所劫臣僚媚灶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九閭旣已雲深舉國盡爲舌結氣運攸關有不忍言者惟是仰于神聖大顯威靈默牖帝心少戡兇熾無枉陷無辜於羅織猶少迴片照於蒙靈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議若氣數有司而一轉米霜成雨露之仁則惟神造化千秋廟食知不忘憂國之心一寸蟻衷定俯鑒愛君之血至於漣之受誣原以甘心不辯但事在追賊無諭名節資斧已爲衆奏罄產不滿千餘何以成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敖之子孫興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訴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兇機當更發揮一番漣恐累臣一疏想不能上聞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旨之褻更傷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爲妥無已則有漣三閭大夫初念極言票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罰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少動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于人臣之義有濟于天下之事否也俱望尊神明賜一夢以

决行止瓊瓊冒瀆敏言附于忠義之下同而亟亟
呼陰實切于疾痛之上鯨鯨惟神宥其褻冒有以故
之連不勝滌心 **王綆祭張彪文** 嗚呼軍之兆也金
被劓而失馬彪以
惶仄待命之至 馬走金而步殿以死嗚呼朝廷者金之主也金者
彪之主也彪以死全金金當何以爲朝廷報耶嗚
呼彪不 **祭許經文** 嗚呼經乎我與經共當賊鋒我
脫虎口不幸也非幸也經不免
死矣 焉幸也非不幸也我愧經矣嗚呼
生爲烈丈夫死當爲厲鬼殺賊

藝文總論

或有問于余曰志者史之一事也地理者又志之一事也夫其畫疆域表山川綜核風土戶賦之繁蒐羅賢哲宦游之蹟已不勝其辭費矣今通志載藝文乃三居其一卽藝文中詩又什居其四得無贅乎余曰唯唯否否夫文章固天地之英華而詩詞又文章之最先也粵考古昔在五帝則有皇娥擊壤之歌在周初遂有巡狩陳詩之典故十五國之風大半始于中原召南奏而王化成黍離降而王迹熄則今之洛汝南陽也變風始于邶鄘衛則

河南通志

總論

卷之第四十九

三

今之懷衛也他如陳如檜如鄭咸在封內率以一國之謳謠而關乎天下之大尼父刪詩並有不廢夫豈無意乎若乃漢唐遞降兩河人士領袖宗工以文論則二賈之封事弘譽于西京張蔡之逸才蜚聲于東洛也王隱記兩晉之始末延壽詳南北之分爭燕公之手筆炳炳于開元景文之雕繡燦燦于慶禘也以詩論則尼岳登泰始之壇應阮接建安之派開府清新馳聲于北魏文通采藻擅譽于南梁也宴刺史于雷司分獨孤之前席制西崑于商隱啓大年之增華北地揚鑣士識崆峒之氣

信陽建幟望高大復之峰也若夫兼茲長技獨擅
千古則昌黎起八代之衰矣更有不以文名而文
自至者二程之語錄傳薪于洙泗許氏之說文續
靈于倉頡也荀悅之漢紀意懲夫檣杪劉高之奏
議體並夫宣公也不以詩名而詩自至者焦贛之
詮易如見四聖之心堯夫之別傳迥出魏晉之上
也至于碩輔宦游英流寄跡鄒枚嚴馬騷賦梁園
二陸三曹歌行鄴下白叟倡香山之社少陵寓陸
渾之庄孟李聯翩逸響崧高之谷歐蘇衣鉢流連
淮潁之濱昆陵晉江指嶽瀆以典吟歷下婁東振
河南通志 總論 卷之第四十九 三
 異豫之風雅於都哉洵清淑之間鍾而人文之盛
 事矣

有清御宇文治綦隆生長茲土者天階析曜旣多河
洛之英宦游其地者寰海才雄復極江山之秀豈
得入寶山而嗟空手乎至記載之體屢自不同舊
志分載各條讀者恒嫌其少今志彙編一帙觀者
或病其煩益因分纂之始人持臆見致多義例之
未安暨余刪訂之時期速觀成未免舛訛之難盡
余固不敢居功而亦不任受罪者也稍加詮次以
俟後之君子更爲筆削而蒐輯之是則余之幸也

夫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九

終

河南通志

總論

卷之第四十九

三

河南通志卷之第五十

雜辯 備遺附

志者所以傳信也信史而外稗野亦所必咨以全
豫之大百家異同竒聞逸事足供辯論者比比矣
苟不一為詳核則夢華之錄勾異之志載諸東汴
二京者不適所以傳疑哉顧仲尼著麟史夏五郭
公寧存勿闕學者少見多怪欲舉汲冢石鼓盡等
于齊諧徒徵其舛陋耳茲故備輯之以附于傳信
傳疑之列作雜辯志

許由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雄亦云誇大者為之按賜叔愛日抄

河南通志

雜辯

卷之第五十

一

云從來人以莊周盡是寓言却不會深攷如堯讓
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
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容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
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
杜注云堯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堯召許由
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歟按伯夔傳太史公云箕
山有巢由塚是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
於六藝何止由光而統欲蔑之耶楊誠齋有詩子
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 啓母化石 嵩山之陽舊有啓母廟久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中裂號啓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治洪水經輶轅山謂塗山氏曰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山下化為鼓塗山來見禹乃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蓋此石是何其誕也近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為之辯者謂禹治水於外其勤久矣不假塗山之餉而後食而塗山安得隨其所之而餉之禹若化為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而獨避其所配耶一世之人何不見而塗山獨見之而慙耶塗山衛禹之化熊而不自慙於化石耶

蓋好事者承訛踵妄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登封又有所謂啟母墓者漢書注啟母墓在陽城卽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 **亳城** 舊志亳城在歸石爲啟母此墓何爲者耶 **亳城** 德府東南四十里爲契父帝營所居蓋相傳者之誤立政曰商有三亳解者曰一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三十里帝營都此是曰西亳一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葛鄉卽此是曰南亳其地與葛伯爲隣今寧陵之葛鄉卽其國也一在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湯受命之處是曰北亳今據鄭玄孔安國及括地志俱稱湯自商丘而遷蓋自南亳而徙西亳書所謂從先王居是已至于盤庚渡河南遷則又帝營之故都也故曰商之三都亳俱 **空桑** 呂氏春秋有仇氏女子採當以偃師爲是 **空桑** 桑得嬰兒于空桑中獻之其君令杼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東走母明日視曰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得之伊水故命之曰伊尹竊謂邑人旣盡沒於巨浸尹母又已化爲枯株採桑之女偶得遺嬰于無人之境其事誰復得而傳之惟謠不經所宜

河南通志

雜辯

卷之第五十

二

刑削至懸千金人不能增損一字

伊尹負鼎

伊尹負鼎

高誘謂禪相國之勢而然也是也

伊尹負鼎

伊尹負鼎

以干湯謂尹有鼎醵之才也猶書曰迺微子 **微子** 史記

衡云爾而說者遂謂伊尹爲庖人非也 **微子** 宋世

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或謂

旣面縛何以又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寃言之

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

王受鄭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

子抱祭器而入周旣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

面縛乎且抱器入周亦必無之劉敞曰古者同姓

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 **首陽**

首陽

山 首陽山按一統志在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商

伯彞叔齊隱此又按戴延之西征記洛陽東北

有首陽山莊子又稱彞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

殷曰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遭亂世不爲

苟存與其仕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

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飢餓而死其詩登彼西

山西山仰岐陽之西首陽山也曹大家注幽通賦

又云在隴西及考山西通志首陽山在蒲州南四

十五里一名雷首又名方山夔齊隱居之地墓祠俱存又和順縣南四十里亦有山各首陽史記伯夔傳馬融注首陽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朔之中唐風采芣采芣首陽之巔孔安國曰首陽在蒲坂南也禹貢雷首注曰在河東郡予按首陽傳記所見凡六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今觀唐風禹貢山西志俱與史合

甫侯呂侯

詩大雅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氏曰甫

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孔安國亦曰呂侯即甫侯故詩及禮記作甫尚書與外傳作呂三山林氏曰呂與甫猶曰荆與楚商與殷也武又曰甫侯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也以余觀之宣王穆王相去甚遠甫侯呂侯當自為二姓而四家之說頗涉牽合亦不敢據而信也鄭詩儒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衛之風多指為淫奔左傳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焉肯引以自况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于多若是如風雨雞鳴丘中有麻之二類序以為思賢木爪以為報功采葛以為懼讒青子衿以為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姑從其舊未為不可也

河南通志

雜辯

卷之第五十

三

城 睢州有匡城古屬宋世縣孔子畏於匡即此按

括地志匡城古屬宋世縣孔子畏於匡即此按而匡城北十五里有蒲垣當時孔子居衛懼讒而去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也而止之已而去過蒲居月餘而返衛蓋匡之有蒲史記家語俱有記載而睢則不聞有所謂蒲者矣子貢子衛人受學孔子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故太史公立貨殖傳遂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獍類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而知其妄嘗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杞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杞**梁妻** 長城秦王所築以備北邊者前此趙武靈王既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子史諸錄並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遂投河水死樂府秦操有杞梁妻歌按

古今註祀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
長哭祀都城感之而殞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
乃作歌名曰祀梁妻焉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
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樂府詩
所謂城崩乃祀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祀數
千里梁妻時於秦趙既河清弗埃而祀於長城又
風馬牛不相及也唐僧貫休賦祀梁妻云秦之無
道今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途築人築土一萬里
祀梁貞婦啼鳴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
復孤一號城崩塞邑苦再號祀梁骨出土疲魂饑
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 段干 段干李姓邑也
二事合而成詞未知何據 段干 初封段後邑干
因邑而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
風俗通乃以爲姓段名干木蓋因呂氏春秋干木
光乎德與魏都賦于木之德之言而誤也按詩有
出宿于干干卽地也傳又有蹇叔處干而于亡之
秦而秦霸 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
是其証也 王子喬 云緱氏仙人庵者昔有王僑健
爲武陽人爲栢人令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
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

河南遺志

雜錄

卷之第五十

四

笙醉碧桃蓋世以王

留侯

舊志陳留留有留侯廟世
遂謂陳留爲良封邑云

僞爲王子喬誤矣 余攷遷固所紀皆曰良先韓人及其父平蓋五世
相韓也秦滅韓良爲韓報仇至下邳閉景駒自稱
楚假王在留良欲徃謁道遇沛公語相得遂從之
後帝有天下命良自擇封地良曰始臣會上子留
願封留足矣按括地志留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
里常昭云留屬彭城地理志下邳屬東海是帝之
起豐沛其地與彭城下邳甚邇今二地去陳留不
啻數千里謂爲封邑可乎舊有廟蓋本于後人所
慕而爲之或亦當時經過之地 河渠溝洫二書異
若遂以爲良之封地其謬甚矣 同 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溉鄴以富魏之河
內而班固作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旁豹不
知用二說矛盾疑當時西門渠潭已廢史起
紹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載從何得也 濟瀆

廟石刻

濟源縣濟瀆廟有石刻記云大漢通谷元
年甲辰大早有懷州河內縣人李繼安爲

商泛湖至君山廟禱祀忽見一朱衣人持書一封
付繼安令寄至濟源縣西北三里許有龍池前有

河南通志

雜辯

卷之第五十

五

石一塊擊之必有人應其形差異第勿驚畏此書乃玉帝勅濟瀆之神行雨者繼安如其言以書叩其石其事果驗末云大宋開寶六年四月二十日再書此記不著撰者姓氏間嘗徧攷南漢蜀漢五代漢並無以通容紀元者乃知後人妄為此記以欺愚瞽而又謬塑繼安像于廟之儀門像前寘大石一塊方三四尺以為叩背所擊之石大可笑也且其事竊倣柳毅傳書洞庭君之事但改擊楠樹為擊石耳抑豈非理之所有者乎

蔡邕有後漢書謂蔡邕女蔡文姬沒北地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董祀余按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父道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又羊祜傳祜祭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討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關內侯是邕未嘗無嗣其女亦未為董祀也

嚴光本新野人嘗見故跡遺文有嚴光碣畧云光本姓莊字子陵本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少與光同道同學及後避亂會稽又考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為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餘姚人明矣

李固墓舊志在磁州諸翟村按漢書列傳固漢中諸鄭人按梁冀誣害臨終勅子孫素棺三寸幅巾歛殯於本郡確確之地不得近故塋汚先公塋域時二子基滋破收死獄中少子奕亡命雖弗克如治言朕當其暴尸京城時弟子郭亮董班同往哭臨殉尸不去遂聽祕歛歸葬今漢中城固縣其墓在焉意者其同被難杜喬亦以故椽楊匡誦闕上書乞還葬李杜骸骨故磁有喬墓因附固墓邪又按本傳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而舊志云固為洛陽令

銅雀硯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皆非也

瓦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皆非也

實夫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及趙燕魏齊代與代毀室屋且易瓦易壞之瓦礫乎鄴中記曰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薈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濶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濶倍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

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

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
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藍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
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
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爲硯
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硯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費
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去今千有
餘年若此物者毀碎爲飛塵矣齊磚至今未乃僞
年村夫剖土求之聚衆數百踰年不得鄰民及僞
造以給遠方王荆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
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虛名動世人
夫甄陶之物土以爲質水以和之必得火而後成
火力方勝則土燥而水絕雖有黃丹鉛錫焉能作
潤哉惟古瓦與磚沒地中數百年感霜露風雨之
潤既久火力已絕復受水氣所以含畜潤性而滋
水發墨

干寶

晉干寶之姓在寒字韻卽比于段干
者也

也書者誤增趨於下遂讀作虞字韻淳于于
于今晉書干寶書干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云于
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周禮注亦云于寶
字畫之差相承已久張誤所以歎其無辯也楊誠

河南通志

雜錄

卷之第五十

六

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于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
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
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

七賢祠

在獲嘉縣北十

里三橋村世傳晉嵇康阮籍山濤阮咸向秀劉伶
王戎七人爲竹林之遊當時號爲竹林七賢故邑
人立祠祀之今按晉書濤與戎咸傳皆云與籍爲
竹林遊而言竹林所在惟康傳戎自言與康居山
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又云至汲郡山中
見孫登遂從之游而籍傳亦云籍嘗於蘇門山遇
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則
籍與康輩竹林之遊正在居山陽與孫登相遇時
也今考一統志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有七賢
堂註謂卽籍等隱處而此云狀者蓋嘗游于此而
遂名

韓愈本修武人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愈之故里也居人

呼其地曰韓莊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斯
爲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又皇
甫湜爲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作愈父仲卿
去思碑曰南陽人嗣後劉勰舊唐書列傳亦曰昌

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去思碑而誤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莊有愈墓存焉則愈之爲修武人明矣

岳武穆當稱忠武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也嘗見宋贈鄂王岳飛謚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

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祖之號旋更武穆之稱雖行

觀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意昔

孔明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類

及子孫將與山河而並久觀此益知當稱忠武爲是也

備遺

擊人乃魚

孔子厄於陳蔡間於野中夜有一人身長九尺皂衣高冠往來左右子路引出

河南通志

備遺

卷之第五十一

七

與戰於庭仆之於地乃是大鯉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神皆能爲妖惟故謂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

夢蘭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

人服媚之如是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

穆公名鄭國龍鬪

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有淵國入請榮焉于產弗許曰我鬪

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祭之則彼杞人憂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

天

杞國有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寢食人有笑彼過憂者晧之曰天積氣耳無形無氣柰何

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

曉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即使墜亦不能有所

聞哭知姦

鄭子產晨出過束匠之間聞婦人哭撫其御之手而

中傷列子

聽之有問使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翼曰其所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鄭人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市履 鄭人有買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市罷不得人曰何不試以足曰

寧信度無自信也俱韓非子 **田父獻玉** 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其告隣人隣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惟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

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惟之徵遣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

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玉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

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相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

殺鷄招慈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祿尹文子

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鷄逐而殺之公子暮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鷄所得吾負之為吾

河南通志 卷之第五十

捕得此鷄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國左右捕得鷄二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欲盡

殺之恐有辜乃自按劍至其籠上曰誰獲放無忌者耶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

無忌由是名 **雀鳴復官** 有罪下獄尚高帝時為太史益彰列士傳

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陳留耆舊傳

丙吉決獄 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田舍女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遂爭財數年不決丞相丙

吉決云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八月申取同歲小兒俱解衣試以老翁兒獨呼寒曰

琴有殺心 蔡中行果狀無影遂以財與之意林 在陳留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邑者比往而主已醉

焉客有彈琴者邑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

問其故邑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螻蝻方問鳴蟬蟬將去螻蝻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螻

蝻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邑笑曰

此足以 **仲堪葬骨** 殷仲堪陳人遊於河濱見流棺當之

接而壅焉旬日門前之溝忽起

為岸其夕有神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德無以報

仲堪固問門前之岸是何神對曰水中有岸其名

為洲言訖而沒後仲堪授都

督益寧二州軍事為善陰薦

元綜夢耦 新鄭人崔元綜將娶

是夜夢有一人云此非君婦君婦今日始生俄所

妻婦暴亡後十九年始聘侍郎華陟堂妹為婚計

其所夢之日其女

婦首續犬 賈棗縣為滑州節度使

始生氏族大全

事始不敬姑年老而無目晨食婦以餅粿糞授姑

姑食覺異留之其子出還家姑問其子此何物嚮

者婦與吾食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震發若有人

截婦人首以犬首續之號令牽行於境內以戒不

孝者時人號

傅霖前知 漢州張詠宋太宗時知陳

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

為狗頭婦

學霖隱不仕詠既貴霖來見詠責之口傅先生天下

是求謂關吏曰傅霖來見詠責之口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

河南通志 卷之第五十 九

隱今何見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知之霖曰知復何言既別去一月而詠卒 **大蛇**

垂闌 魚周詢雍丘人宋右諫議大夫嘗醉而假寐

闌吏見大蛇垂闌楯即視之乃周詢也世傳

其異俱

宋郊渡蟻 郊杞縣人與弟祁同肄業於太

宋史

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

不朕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郊俛思良久曰

向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群蟻繚繞穴傍吾乃

戲編竹橋以渡之由是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今歲若弟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各郊果中首選時章獻太后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郊為第一始信僧言 **捐金孕子** 時那美陽武人父為

之不妄為善陰騰

事於成都時年已六十餘尚未有子欲覓一妾及

至那美父乃訪求妾見一女甚華麗詰其家世不

對窺見以白布纏髮惟而問之悲泣曰父本都下

人為州掾卒扶襯至此不能歸驚妾欲辦裝耳那

美父惻狀遂以金助之未幾其妻有孕一夕夢有

數人披衲輿與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生那美後

舉進士第一官至**榮陽雙鶴**榮陽郡南有石室室後有孤松千丈常有

吏部尚書勸善書**雙鶴飛**必接翻夕輒偶影傳曰昔有夫婦二**榮惑**人俱隱此室年既數百化成雙鶴神鏡記

退舍宋景公時榮惑在心公召子韋曰可移於相

寡人將誰為君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飢民餓必死

為人后而殺其民誰以我為君乎子韋曰君有至

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侯之**野叟獻曝**宋國有野

榮惑果徙三舍呂氏春秋**野叟獻曝**叟常衣溫

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

知之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

有美戎菽苜蓿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

而嘗之螯于口捺于腹衆晒**黑牛白犢**宋人有好

而怨之其人大慙牛比類也**黑牛白犢**行仁義者

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

祥也居一年父無故而盲其牛復生白犢又問孔

子曰吉祥也居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

圍其城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

子有疾皆免及**狙公賦芋**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

圍解而疾俱復**狙公賦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

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

食恐衆狙之不馴于已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

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

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相籠皆猶

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不龜手藥**宋人有

公之以智籠衆狙也俱列子**不龜手藥**善為不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澠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

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澠統不過數金

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

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

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越人**不受璞玉**宋

鄙人得璞玉而獻之子罕子罕不受鄙人曰此實

也宜為君子器不宜為鄙人用子罕曰爾以玉為

寶我以不受子玉為寶是鄙人欲玉而子罕者侑

罕不欲玉故曰欲不欲而不貴難得之貨**者侑**

築**者侑**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諶癸倡行者止觀築者

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楮之誣又賢

河南通志

卷之第五十

于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寸守株待兔宋人有耕者田中有

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未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所笑主賢相

仁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止而觴之見南

止問其故曰南家工人也業輓使徙之恐人不知其處不獲食其業西家高而利吾宮之早故不禁

也士尹池歸適欲與兵攻宋因諫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而相仁賢者得人仁者能用人攻之無功

楚遂釋宋新序誤寶燕石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臺之側歸而藏之以為寶周客聞而往

觀焉主人乃齋戒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華置十重客見之因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其與瓦甃不

殊鵲化金印張顥為梁王相時有山鵲飛鳴翔翔化為圓石顥令取惟破之乃得一金

印其中刻文曰忠孝侯印視神記戊婦還魂梁園有女已許聘其婿遺

河南通志

卷之第五十

七

女家更欲適之女不樂行其父母逼之不得已乃去未幾遂亡後婿還問女所在其家告其故婿徑

至女墓不勝哀悼發塚視之女乃活因與歸家後娶聞知爭訴於官時秘書郎王導議曰此非常事

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月老卜婚唐韋固族次宋前夫朝廷從其議專志

檢書因問囊中赤繩彼云以繫夫婦足雖仇家異域此繩繫不可易君妻乃隣比陳姬之女固見抱

三歲女陋刺於稠人中傷眉後十四年相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容貌端麗眉間常貼花鈿逼問曰妾

郡守之猶子父卒于宋城幼時乳母抱之為賊所刺痕尚在宋城宰問之各其店曰定婚續幽樞錄

錢室有聲袁正辭柘城人嘗積錢盈室室中每有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河伯娶婦

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五代史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若為河伯娶婦以故貧窮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

百姓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分其餘錢持歸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即聘取

爲治齋官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其人家有
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豹口
至娶婦時吾亦往送及期豹會之河上卽由女帷
中顧三老巫祝曰是女不好煩老巫爲入報河伯
卽使吏卒抱大巫姬并三老投之河中豹嚮河立
侍良久乃罷去自是以後不復敢言河伯娶婦更
記 **殺蛇致訟** 魏有貧民斷園見一大蛇纒而殺之
尋見一大穴穴中十餘小蛇復殺一家

既而歸家明日有人持狀訴官云被一人殺一殺之
大小埋於園中官捕獲訊之但云昨殺十餘蛇埋
之未之殺人官疑之及勘本告者無其人令就園
檢驗所埋之處果得十餘死蛇其人乃得免焉

鞭像罹殃 魏宗室元禎封南安王孝文時以鎮北
將軍爲相州刺史帝餞於華林都亭及

至鄴上禎聚飲肆情嘗因大旱祈雨於群神鄴城
中舊有石虎廟人奉祀之禎告神像云三日不雨
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 **報警請死** 張洎嘗言
一百是月禎疽發背而卒

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誅縣自陳縣上州洎詰之
曰某之姻某貧困常取息於斯家少負必被誦辱

河南通志 卷之第五十 十一

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爲姻報仇幸畢其志願就公
法洎曰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既就死肯復連

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對曰姻卽其隣若不獲盜
豈得安朕洎曰汝不卽死何就縲繼曰我若滅口
誰當辯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洎

曰吾將聞上免汝曰殺人家安敢苟活且先王
以殺止殺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
一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爲幸洎嗟歎久之卒按法

誅河朔間無 **符氏義僕** 符守信總管符翁僕也本
不傳其事者 **符氏義僕** 姓卽氏符翁愛其謹信字

之君子符翁得痺疾家貲浸廢守信日夕營致微
利以養凡二十年翁卒守信卜安陽西原葬之又
事主母凡三年卒合葬治墳樹表嗟乎

古所謂僕各僑行守信近之矣俱舊志 **灌韭忘機**
衛人有五丈夫俱負鉏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
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桔槔

終日灌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智
之巧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
往矣我一心灌之 **應彬解惑** 應彬爲汲令以夏至
不知改已說苑 日詣見主薄杜宣賜

酒時比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枌形。如蛇。宣畏惡之。狀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爲愈。後彬因事過宣家。問其故。彬還廳。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曰。必此也。使使載宣於故處。設酒盃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惟宣遂解。甚悅。釋由是瘳。平風俗通。

助葬得金 趙秋朝歌人。輕財好施。隣人李玄。隻母之本心也。家有一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與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後富貴。不可言幸。

蝶露呈祥 汲郡人元王暉。母先亡。葬於沁曲。後十年。其父亦亡。將合窆。焉玄堂。既闢。有二黃雀飛出。已而母柩蓋珠露凝。綬晶明。煥爛。駢羅角結。若寶幢。嬰珞之狀。

鵲鴿食 且清香。襲人。移刻乃。睇觀者莫不異之。至元五年。秋七月。蝗生。牧野南。無幾。鸚鵡自西。北踰山。來方六七里。間林木皆滿。遂下。啄蝗食。且盡。乃作。

龍墮農家 至元二十年六月。中大雨。汲陣飛去。龍墮農家。郡河西鄉農家。王氏。甫夕。黑

河南通志 卷之第五十 三

霧四塞。窻戶間寒凜。不可勝視。之有蒼龍。蜿蜒在氣中起。而復墮者。再時。王氏女下堂。驚仆於地。救乃甦。問所見。亦同。少頃。雷霆霧散。失所驚。在明日。視其地。鱗鬣印泥。尚宛然也。俱秋澗集。

愚公 鑿山 北山。愚公年九十。面太行。王屋二山。而居以渤海之尾。隣之孀妻。遺男。往。耶之寒暑。易節。始一返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也。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愚公嘆曰。汝心之固。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子又生。孫孫無窮。置也。而山

瘞鐵禁 不加之增。若何。而不平。智叟無以應。列子。瘞鐵禁。祭。桑道茂。善太一術。所居宅。有二栢。甚茂。茂曰。人居而水蓄者。去之。木甚。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墜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

中河陽節度使。溫造。居之。發有藏鐵。而造竟卒。舊志。泥如香粳。王烈入太行山。忽聞山東北雷聲。往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之。隨

汲器化石 晉有彭娥。宜陽。手堅。凝氣。味如粳米。飯列仙傳。

縣人永嘉之亂娥父母昆弟皆爲賊所害時娥方
負器出汲聞賊至走還與賊格鬪賊執娥驅出溪
邊將汚之溪邊有峭壁高數十丈娥大呼曰我豈
受辱於賊奴耶遂以首觸石山忽開數丈娥即趨
入賊逐之山復合賊皆墜死娥遂不知所在所遺
汲器化爲石形似鷄人因號爲石鷄山云函冥錄

嵇康聞琴

嵇康嘗遊洛西慕宿華陽亭引琴而彈
之夜分忽有客詣之與康談音律詞

致清辨因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
傳人及康就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
學廣陵散吾每靳固

展草救主

昔有人牽狗過鞏
縣野酒醉卧地不

醒忽野火四面延燒東二里有河初因往濕身展
草救火免患方醒狗走疲而死因葬縣西南羅口
保人稱爲義

種蔬得玉

洛陽公輦水作漿兼以給
過者且補屬不取其直有

神化爲童子問公何不種蔬曰無種即遺數
升公種之化爲白壁公取以娶師時夕望道左若

彌臺

陸機初入洛大河南之偃師時夕望道左若
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等少神姿端凝與機

河南道志

佛遺

卷之第五十

十四

言玄門妙理機心伏其能無以酬抗旣曉便去機
稅驂逆旅姬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
家墓耳機乃惟悵賦還聯路空野靈雲

女媧墓

拱天蔽日知所遇者信玉

移

天寶十一載六月閏鄉縣黃河中女媧墓因大
雨晦冥失所在乾元年六月灑河人聞有風雷

曉見其墓湧出土有巨石石上有雙柳
時號風陵堆蓋女媧亦風姓也舊唐書

瘞蠶受刑

咸通中洛陽大饑穀價湧貴時養蠶者多以桑葉
貨之新安人有王公直一日與妻謀曰養蠶不如

一腳盛於袋中鮮血流入洛陽鬻葉得錢市猪肉
鬻葉遂取蠶瘞之公直入洛陽鬻葉得錢市猪肉

一隻遂縛公直送河南郡守訊之公直不服只稱
一鬻葉云云郡守令左右押公面驗瘞蠶之處乃見

激龍幾殞

尉氏尉申文緯
嘗以事至洛城

公直遂下獄等杖殺之

南玉泉寺時盛夏寺左有池歲旱禱雨多應文緯
俯池而觀有物如敗葉其大如蓋因以瓦礫擲之

寺僧曰不可文緯弗從少頃見白氣自水面驟起
俄而大雨霆電震擊平地水數尺晝日如晦文緯

佈懼透仆地而絕 **鵠鵠呈祥** 河南府伊闕前臨大

及旦始蘇俱舊志 水中小灘漲出時牛僧孺為縣尉一旦忽報

難出翌日宰邑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有老吏

云此必分司御使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鵠鵠一雙

立前後以此為則僧孺潛揣縣尉無出已者因舉

杯曰既能有難何惜一雙鵠鵠宴未終俄 **書致真**

有鵠鵠飛下不數日拜西臺御史劇談 **龍**

龍葉公子高好龍也室壁孟樽皆畫龍象於是真

龍聞而龍之窺頭於脯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

而走喪失竟魄五色無主蓋葉公非好 **葬骨獲報**

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真者也 **新序**

永徽初張琮為南陽令夜坐忽有一人從階前竹

中出形甚陋自陳曰朱祭之亂某為兵所殺屍骸

在明府閣前為竹根所覆以明府仁明故輒投告

明日琮掘之果得尸改葬城外後琮答殺一人其

家謀欲復仇俟琮夜出要殺之俄而城中失火琮

將出視之乃見前鬼遮琮馬曰明府深夜何所往

者琮乃復入明日揜捕問之果驗舊志 **叔堅止恠**

河南通志

卷之第五十

五

漢汝南李叔堅少為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

人咸請殺之叔堅曰犬喻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

傷也後叔堅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驚愕叔

堅亦無所恠乃曰奴婢在田中犬助畜火幸不煩鄰

里亦何所恠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繼芥之災而

叔堅終 **號鮑君神** 鮑陽有於田得麈者其主未往

享大位 **號鮑君神** 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而持

去留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麈而見鮑

魚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効驗因為

起祀舍粟至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

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等問其故

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 **相慙還婦** 汝南李敬

取之遂從此已俱風俗通 **相慙還婦** 為趙相奴

於鼠穴中得繫珠瑤珞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

夫人昔亡三珠旋子婦竊之因夫其婦敬乃送珠

付前相相慙追 **戰亡宿命** 唐憲宗平淮西趙昌時

去婦還後漢書 **戰亡宿命** 為吳元濟裨將與李愬

戰被傷墮馬幾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覺聞點兵聲

唱唯相應可千餘人昌專聽將謂及已乃竟不聞

天明起視左右死者皆夜息昨聘婦淮北有昨婦

來聞呼姓名者也傳異志姓於凡昨中

最稱善播種事致殿厥家俄為子求婦聞東家有

女召媒氏通之媒氏乃往覘其女病癯腫不辨頸

額背如負箕目黑白弗分色漆墨媒氏歸報曰不

可昨反訾媒氏謂間謀兩好且稱其女有淑德不

論色也乃召他媒氏往他媒氏獲其賄乃還報曰

女玉色豐頰巧笑美目騰光古毛嬌西子不能過

也又刺綉剪縷雕鵬毛腊極天下之工願啗聘無

怠昨善不任乃卜日聘之凡昨內外族暨里閭無

之皆笑及期命其子迎之女既歸詭舅姑不我陋

偵夫之觀我亦灼也警族里之宿段囑我也大肆

專妬日凌其夫雖夫之女兄弟佩履聲過戶外亦

恚恨不解居半歲醜狀百出舅姑怒於堂夫惡於

室詰所與無不欲速其夫之出也女久之

沈憂計無所容遂投淮水而死馬石川纂上流飲

續堯堯召許由為九州長不欲聞之洗耳於水濱巢

名譽汚吾犢口牽上流而飲之高士傳丹砂化雉

河南通志 卷之第五十一 六

宋神宗初成都李大臨知汝州時辰溪貢丹砂道

葉縣其二篋化為雙雉闖出山谷間耕者獲之人

疑為盜械送大臨識

其異遂釋之采史

